



謀殺十歲以下幼孩首犯斬決加功從犯奉

旨亦行絞決

刑部議覆河南巡撫梁 疏稱陳文彩陳安馬利與

單守明之子單香同住均無嫌隙馬利係陳文
彩女壻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六日馬利赴陳文
家探望黃昏時候陳安踵至同在厨屋間談各道貧
苦適單香在院頑耍陳文彩憶及庄鄰陳超家道饒
裕屢向借貸不允氣忿不過起意致死單香移屍陳
超屋後空院假稱代爲掩埋希圖詐錢分用與陳安

等商議陳安等允從陳文彩將單香誑進屋內馬利
出外看人陳安將單香合面按倒單香聲喊陳安卽
用手搗住其口陳文彩解下繫腰麻繩穿過單香項
頸兩手分執繩頭用力拉勒單香立時斃命結住繩
頭候至二更人靜陳文彩偕馬利抬屍放入陳超空
院而回初七日早陳超瞥見喊叫陳文彩等聞聲踵
至卽令陳超給錢五千代爲掩埋免報官受累陳超
不允陳文彩等慮事敗露當卽同逃報縣詣驗獲犯
訊詳飭審研訊據各供認前情不諱詰無另有同謀

加功之人查陳文彩挾陳超借貸不遂之嫌輒將年甫八歲之單香勒死圖詐克殘已極陳文彩除圖詐尚未得贓并移屍各輕罪不議外將陳文彩依例擬斬立決陳安擬絞監候馬利擬流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文彩合依謀死十歲以下幼孩擬斬立決例應擬斬立決陳安聽從按捺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旣稱馬利出外看人並未在場加功合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

到配折責安置無干省釋屍棺飭屬領埋等語均應
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奉

旨陳文彩著卽處斬至此一案陳文彩與陳安商同勒死
八歲幼孩單香移屍圖詐錢文詳閱案情陳安將單
香按倒在地陳文彩用繩勒死該部將陳文彩謀死
十歲以下幼孩例問擬斬決而陳安則照從而加功
問擬絞監候固係按例辦理但單香年僅八歲該犯
等輒忍于同謀勒斃情殊克己前因部臣辦理謀殺

幼孩之案不應僅照尋常案例問擬勅部定例謀死
十歲以下幼孩者斬立決原以矜憐幼穉俾免殘知
所懲儆至從而加功之犯均係同謀動手自應照常
例加重辦理嗣後部中遇有謀殺十歲以下幼孩案
件除爲首之犯定擬斬決外其從而加功者俱問擬
絞決如未加功仍按舊例此案陳安著卽行處絞餘
依議欽此

吏人某段上官不分首從請王命斬決

夷人謀殺土官不分首從請 王命斬決

川督李 奏竊照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據
寧遠府屬西昌縣知縣余大鶴稟稱本年正月二十
日據阿都副長官司安結寧之妻緣受王稟稱伊姑
正長官司上婦祿世才被所屬黑夷常勺因仇殺斃
常勺卽攜帶家屬脫逃稟請拿究等情當經該令余
大鶴會同營員遣派兵役通事人等及附近土司頭
人採訪踪跡四路追拿一面親詣屍所驗明已死土
婦祿世才唇角刀傷一處心坎偏右刀柄戳傷一處

右前肋刀背打傷一處左右胳膊各刀傷一處項頸
繩痕一道實係砍打受傷後勒斃訊據土婦旂受王
供與所報情節無異隨于正月二十七日捕獲同行
助惡之家奴嗜容拉撒二名二月初六日拿獲囉囉
噤別叭什三名初九日拿獲常勺之妻噓咧及妹咩
扭據供常勺已由後山逃逸等供隨將各犯收禁現
仍督率兵役夷衆踴拿常勺務獲另報等情到臣據
此臣隨嚴飭該府縣及建昌鎮總兵派委員弁兵役
並傳諭附近各土司去後旋于四月二十六日據該

縣余大鶴稟獲京犯常勺並據寧遠府知府崔修伸
督同西昌縣知縣余大鶴審供通報前來臣查阿都
正長官司管轄凉山黑夷部落八枝每枝各設頭人
管理常勺係木魁頭人強而能事祿世才之夫土司
都建邦在日一切夷務俱係常勺幫辦乾隆五十二
年都建邦病故祿世才隨護夫職因伊子安結寧病
廢祿世才會將其妾唸唸許給常勺爲妾旣而反悔
將唸唸遣回母家並指常勺與唸唸有姦將常勺逐
回木魁本寨從此常勺心懷怨恨不服調遣祿世才

恐遺後患欲將常勺殺害于本年正月十三日帶領
婢僕夷目人等假以緝匪爲名親赴木魁就便行事
是晚住宿相近常勺寨落其隨從人等另歇一處被
常勺探知來由怨恨莫遏隨起意將祿世才先行殺
死洩忿卽于是夜三更該犯率領健奴拉撒嗜喀囉
嚙叭什喋咧等五人前赴祿世才住處毀門進屋令
囉嚙喋咧叭什在門口把守拉撒嗜喀同常勺進屋
祿世才驚起喝問常勺卽用刀砍傷祿世才唇吻左
右臂膊並用刀背刀柄毆戳其胸肋倒地喝令拉撒

嗜嗜用繩套勒項頸登時斃命維時在房伴宿之婢
女人等目瞽驚喊因畏其兇惡不敢攔救隨從夷目
人等聞聲赴援均爲囉囉等嚇阻趨救無及常勺等
見祿世才已死卽行逃逸此常勺殺本管土司之實
情也查常勺係諒山黑夷其兇殘之性本與人殊今
因懷挾夙嫌帶領家奴多人將本管土司祿世才登
時殺死實屬不法但若將該犯解來省中審辦該府
距省寫遠轉致有稽顯戮且此等兇悖不法之夷首
猶應傳同該處土司頭目人等令其就近觀看正法

庶幾共知儆畏况供証確鑿情節已明並無尙有應質之處自應卽于該處依律正法以爲該處夷人炯戒臣與臬司和再四籌商意見相商隨恭請

王命委臣標右營遊擊曹子元馳赴寧遠府稟知署總兵富會同該府崔修仲將起意謀害本管土司之夷日常勾及聽從下手用繩套勒之拉撒喀喀并把守門戶喝阻救援之囉囉喋咧叭什等六犯均照律不分首從皆斬立決仍傳首行兇地方懸掛以彰

國法仍飭該府督同西昌縣將常勾之妻噓咧妹咩紐

等研審有無同謀知情另行核結祿世才之隨從夷
目人等因另住一處聞聲赴援後爲囉嚨等嚇阻以
致趨救無及其在房伴宿之婢女曾經喊叫因畏克
不敢攏救尙屬情有可原應毋庸議所有阿都長官
司遺缺另選承襲之人照例辦理除行按察司知照
外理合將辦理緣由恭摺 奏

聞謹 奏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
硃批所辦是欽此

猺人挾嫌殺死胞兄一家三命親戚三人請

王命凌遲不加功從犯爲奴

刑部奏廣西撫孫奏武緣縣猺民韋特珍糾同藍

特問等殺死胞兄韋特外一家六命並放火燒房一

案緣韋特珍與伊胞兄韋特外同在新隴地搭蓋欄

房居住韋特外妻母蒙姆利妻妹蒙大奮蒙大厚蒙

大窮向依韋特外全居合爨韋特珍有父遺畲地未

經分晰爲韋特外佔種弟兄向不和睦乾隆五十四

年二月韋特珍在地邊墾種芋蔴韋特外嗔其佔地

不容在隴居住又將韋特珍家一隻小牛強行宰食
韋特珍不敢與較于三月間同妻藍氏遷往妻兄藍
特問家居住韋特外卽將韋特珍原住欄房拆毀葺
蘇割售韋特珍含忿欲圖報復閏五月二十七日韋
特珍與妻兄藍特問妻弟藍特晚藍特牛說及伊兄
相待刻薄皆由伊嫂蒙姆煉母女挑唆起意殺害一
家報仇洩忿卽邀藍特問等相幫藍特問藍特晚當
卽允從藍特牛未允經伊兄藍特問逼令同行亦卽
應允韋特珍又往邀素好之韋特光韋特夜相幫並

許事後謝錢六千文二十八日下午韋特珍與韋特
光各持木棍藍特問藍特晚韋特夜各帶尖刀藍特
牛徒手一共六人二更時分至韋特外門首韋特光
假稱路過借火敲門韋特外之妻蒙姆煉下欄開門
韋特珍藍特問藍特晚韋特光韋特夜一齊擁進藍
特牛畏懼並未進屋蒙姆煉跑避上欄各犯赶上韋
特珍把住欄門維時房內點有燈亮韋特外起身喊
叫韋特光用棍毆其頂心跌倒藍特晚藍特問先後
用刀戳其胸膛肚腹殞命蒙姆煉近前救護藍特問

韋特光各用刀棍毆戳肚腹身死蒙姆利正欲跑避
被韋特光棍毆右肩甲撲跌藍特晚用刀戳其脊脊
身死韋特外之子韋特煉躲匿門后被韋特夜刀戳
身死蒙大奮走至門邊被韋特珍棍毆頭上亦卽斃
命韋特珍復令藍特問放火燒房韋特外甫生兩月
之幼子韋特來亦被焚死韋特外屍身均被焚毀惟
幼女韋特鄒未經走出欄邊啼哭藍特牛抱出韋特
珍卽欲一并殺害藍特牛勸阻而止各犯亦卽散回
維時蒙姆利之幼女蒙大厚蒙大窮先從草地避逸

卽奔赴堂兄蒙特彭家告知報縣適武緣縣知縣關
廷收因押解另案人犯赴省公出經思恩府知府汪
爲霖委令署賓州知州孫國泰勘驗將該犯等解省
委員審明由司招解前來經臣提犯親審各供前情
不諱臣恐該犯等另有行兇不法及殺人後攫取財
物情事嚴加究詰堅供實係挾忿起衅糾夥仇殺並
無別項行兇不法及攫取財物情事亦無另有同謀
加功之人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韋特珍挾嫌殺死
六命與謀殺胞兄二罪相等應從一科斷將韋特珍

奏請

王命先行依律凌遲處死藍特問韋特光韋特夜均依律
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并聲明藍特問已在監病
故藍特牛並韋特珍之妻藍氏分別發遣藍特問家
口遷徙六百里外營縣安插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
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以上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
者之家爲從加功者斬又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謀死一家非死罪四命以上
之兇犯妻女改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又土蠻孺童有

犯仇殺所犯係死罪將家口遷徙係土司所轄者發
六百里外營縣安插各等語此案韋特珍因挾胞兄
韋特外佔地拆屋之嫌胆敢糾約藍特晚等將韋特
外并一妻一子及同居之蒙姆利母女二口一并殺
死復又放火燒房將韋特外幼子燒斃兇惡已極查
殺死六命與謀殺胞兄均罪應凌遲業經該撫于審
明之後恭請

王命將該犯依律凌遲處死不議外藍特晚藍特問韋特
光韋特夜聽糾貪賄濟惡加功致成逆倫慘殺重案

俱屬不法均應如該撫所奏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
以上爲從加功律擬斬立決藍特問于訊供後在監
病故應毋庸議該撫奏稱藍特牛先被伊兄藍特問
逼令同行並未在場加功合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
律問擬滿流但係弟殺胞兄一家六命案內從犯雖
不加功情節較重未便輕縱藍特牛應從重改發黑
龍江給披甲人爲奴雖係孺人不准折枷韋特珍並
無子嗣其妻藍氏訊非知情同謀應發往伊犁給與
兵丁爲奴幼女韋大捉業經在途病故應毋庸議藍

特問之母韋氏妻韋氏子特獨特石女大財藍特曉
之妻蒙氏韋特光之妻蒙氏女時復特內均係猶民
應照例發六百里外營縣安插韋特珍並無財產無
憑斷給韋特外身死無嗣飭令該族長查明立繼所
遺畬地房基并幼女韋特鄒給其收養韋特珍許給
韋特光等錢文係口許虛誑照例免追新隴肖偏僻
深山並無塘汎韋特珍等放火燒房地保遠居別省
並非撲救不力藍特問在監病故禁卒人等訊無凌
虐情弊均毋庸議韋特外等屍骨飭令掩埋完結究

刀驗飭銷燬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再該撫奏稱監鑒
斬犯一名管獄官係臨桂縣典史謝得元相應開泰
聽候部議等語應俟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查議臣等合詞會同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藍特晚韋特光韋特夜俱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殺一家非死罪三八被殺之人絕嗣鬼犯子雖
年幼解部監禁俟至十歲再行閹割

行在刑部奏據江西巡撫何 奏龍南縣民鄺細祥
誤取親伯鄺聚芳山石致被毆罵該犯用刀戳死鄺
聚芳并伊子鄺學高及鄺大列等三命審擬治罪一
摺該臣等會議得據江西巡撫何 奏稱緣鄺細祥
與親伯鄺聚芳大功堂弟鄺學高小功堂叔鄺大列
同門居住素無嫌隙鄺聚芳與鄺細祥均在公山各
自打石燒灰售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間鄺細祥打

有石塊堆放山麓鄺聚芳亦打有石塊與鄺細祥之
石堆放相近鄺細祥誤將鄺聚芳石塊挑取燒灰四
月初二日傍晚鄺聚芳查知斥其偷竊在大門外大
聲叫罵其時鄺細祥正在廚房持刀切菜聽聞罵狠
出而分辯鄺聚芳愈加發狠趕向撲打鄺細祥順用
手內之刀抵戳致傷鄺聚芳心坎倒地身死鄺聚芳
之子鄺學高趨往救護并向扭捉鄺細祥用刀向戳
致傷鄺學高咽喉倒地鄺大列聞聲踵至喝罵向捉
鄺細祥復用刀戳傷鄺大列肚腹倒地經林善祖蔡

觀慶並該犯之兄鄺土祥趕致鄺細詳見人多棄
刀逃逸鄺學高鄺大列旋即殞命該犯之父鄺爵添
因子犯罪逃走懷憤畏累于初八日自縊殞命先後
報縣詣驗于二十四日緝獲該犯到案六月初二日
押解到省委員督審由司轉詳前來臣提犯親訊供
悉前情臣以該犯誤擻伊伯石塊致被毆毆事甚微
細並非深讎宿怨何至殺其父子二人又將赴救之
鄺大列狠戢斃命恐別有起衅情由未據究出當卽
嚴加究詰繼以刑嚇據供伊因鄺聚芳斥伊爲賊心

有不甘出而剖辯猝被赶毆順將手內所帶切菜之
刀隨勢抵格不料戳傷心坎倒地身死自知身負重
罪慌張糊塗正想逃走適鄺學高鄺大列二人先後
趕來向前扭捉伊卽用刀亂戳以致各負一傷過後
身死實無另有別情亦無預謀加功之人屢詰不移
似無遁飾將鄺細祥依律凌遲處死繆氏等擬遣等
因具奏前來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
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又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之妻子實未同謀加功者發附近充軍各等語此

案鄺細祥誤取親伯鄺聚芳山石燒灰經鄺聚芳杳知斥罵該犯聞罵出辯鄺聚芳起向撲打該犯用刀抵戳致傷鄺聚芳心坎身死鄺聚芳之子鄺學高趨往向扭該犯復用刀戳傷鄺學高咽喉鄺大列踵至向捉鄺細祥又用刀戳傷其肚腹而逸鄺學高鄺大列旋即身死該犯之父鄺爵添因子犯罪畏累自縊查已死鄺聚芳鄺學高係屬父子鄺大列係鄺聚芳大功親屬聚處一門應卽以一家論該犯殺死一家三命罪應凌遲處死又致伊父畏累自盡罪應絞決

同係死罪應從其重者定擬應如該撫所奏鄺細祥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凌遲處死該撫奏稱該犯有妻繆氏及三歲幼子鄺善書應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實未同謀加功者例俱發附近充軍改發伊犁等處爲奴該犯財產斷給死者之家該姓公山仍聽各自取石燒灰毋許混爭滋衅等語查鄺細祥殺死鄺聚芳父子及鄺大列三命兇殘已極若將其三歲幼子鄺善書僅發伊犁爲奴將來仍可娶妻生子是轉使絕人後嗣之人得以有後揆之情理

殊未允協應將鄭善言改擬官刑不使復有餘孽行

令該撫解交刑部

其年至十歲時再行開割嗣

後凡有此等案

照此辦理均應如該撫所題完

結所有臣等

速議緣由謹繕摺具

奏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奏本日奉

旨鄭細祥著卽凌遲處死餘依議

音曉縣新舊唱卷最要

卷第十一

八十一日奉本日奉

錄

嘉新由新縣附具

卷

此卷既自縣收歸縣附具

今

卷至十歲再行附具

卷

欲殺姦妻之人不遇殺其妻女三命凌遲處死
姦婦發伊犂爲奴

刑部奏據河撫梁 題汝縣民王拴妮殺死李壽之
妻魯氏子女三命一案緣王拴妮開設剃頭生理與
李壽同庄往來並無嫌隙伊妻楊氏見面不避乾隆
五十二年十二月間李壽赴王拴妮家閒幌時值王
拴妮在鋪剃頭李壽卽與楊氏調戲成姦以後乘便
宣淫王拴妮並不知情五十三年八月十二日三更
時候李壽探知王拴妮在鋪未回復往與楊氏續舊

將房門虛掩正在行姦適王拴妮回歸推門進內李
壽跑走王拴妮追及拉住李壽掙脫跑走王拴妮向
楊氏詢悉姦情將其責打原欲與李壽理論慮恐黑
夜無處找尋隱忍中止十三日早王拴妮因李壽姦
宿其妻致令無顏見人心懷忿恨欲殺李壽洩忿乘
楊氏未起攜帶鉄斧前往李壽家中李壽先已外出
躲避王拴妮找尋未遇因見李壽之妻魯氏在房一
時觸恨頓起殺機卽進房用斧砍傷其左額角偏左
魯氏叫喊仆跌倒地王拴妮又砍其髮際立時殞命

王拴妮走出大門適李壽之次大妮子李小小在彼
頑耍該犯憶及殺死魯氏總未抵命隨起意將伊子
女一併殺死當用斧連砍李大妮髮際項頸又砍傷
李小小右耳輪相連耳根并項頸均各身死報縣驗
詳飭審研訊供認前情不諱詰無起衅別情亦無同
謀加功之人將王拴妮依律凌遲處死照例先行刺
字王楊氏擬遣李壽擬以枷杖等因具題前來查
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又例載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改發伊犁

烏魯木齊等處酌撥種地當差各等語今王拴妮因
李壽與伊妻楊氏通姦意欲殺死李壽携斧至其家
內找尋未遇輒將李壽之妻魯氏女大妮子李小小
一并殺死雖情由義忿但罪在李壽一人魯氏等均
屬無辜而大妮等又係幼穉該犯輒遷怒逞忿連殺
三命克慘已極王拴妮應如該撫所題合依殺一家
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該撫疏稱王
楊氏訊無同謀加功除犯姦輕罪不議外合依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例改發伊犁

等處酌撥種地當差李壽合依軍民相姦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例枷號一個月滿日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王拴妮殺死李魯氏子女三命衅由李壽姦淫伊妻所致毋庸斷給財產無干省釋各屍棺飭屬領細等語查例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改發伊犁等處酌撥種地當差係統指其妻子而言此案王拴妮據供並無子嗣其楊氏係隻身婦女本不應令其當差種地且伊夫殺死三命皆由該氏犯姦起衅尤未便稍爲輕縱王楊氏應發伊犁給與兵丁爲奴餘應

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所有承審遲延違逾
分限不及一月職名係署汲縣知縣唐邦彥相應附
奏等語恭候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查議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奉

旨王拴妮著卽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殺死夫妻二命其子發黑龍江給兵爲奴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奉

旨刑部議覆安徽省民人程光鋸毆死胞弟程南運并弟
媳汪氏二命問擬斬決一案已照發發下矣程光鋸
因胞弟不允借錢小故蓄意謀殺前赴程南運家携
取柴斧先將弟婦汪氏砍斃復將胞弟程南運連砍
斃命挾嫌逞忿實爲殘忍已極該犯因借錢細故殺
死胞弟弟妻二命該部照平人科斷依殺死一家非
死罪二人問擬斬決其罪已無可復加核其情節與

前日四川省陳啟賢陳啟才殺死胞叔陳公奇並胞叔之妻王氏一案情罪相似陳啟賢等二犯子嗣已令該督查明年已及歲永遠監禁今陳光鋸子嗣亦應照此辦理但此等罔顧倫常之犯并將其子嗣永遠監禁轉得安坐罔圖尚不足以示懲所有此案程光鋸之子並川省陳啟賢陳才子嗣俱著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爲奴以飭倫紀而儆兇頑嗣後似此情節殘忍者俱照此辦理欽此

兇殺二十餘人該犯凌遲梟示雖無子嗣將其
兄姪解交刑部照例治罪各官議處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穆和蘭奏商邱縣民人張仲景因向吳四索欠爭鬧
起衅殺死吳四等四家男婦十一命並扎傷砍傷男
婦十二名口將張景仲凌遲梟示其同居之母張劉
氏胞兄張二胞姪張魁一併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
一摺張景仲以索欠微嫌于黑夜攜帶兇器殺害吳
四等四家十一命又扎傷十二人跌壓致斃幼孩二

命如此兇殘慘毒實從來未有之事朕覽奏深爲惻然更加愍然命來殺死一家三四命者其情罪已極兇惡乃張景仙殺傷竟至二十餘人之多同由戾氣所鍾性成殘忍但地方官有親民之任化莠爲良是其專責縱不能比道德齊禮亦當明示政刑嚴加約束如果平日切實懲戒俾知畏罪保身何致民間有此殘害多命之事可見各省守牧等官所稱于每月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竟屬托諸空言以致愚民全無儆戒重羅法網

甚至有肆行成害如張景仲者卽云世風日降人心日壞不能俗無敦龐亦何至兇暴若此之甚朕實引以爲愧司牧者豈能辭平日失于訓化之咎所有該縣知縣及巡撫以下該管上司俱著交部議處至張景仲殺死多命並致令吳四絕嗣該犯雖無子嗣亦豈可令其兄姪仍延嗣續乃該撫將該犯胞兄張二胞姪張魁不過問擬發遣殊屬輕縱除伊母張劉氏著照所擬卽發往伊犁給官兵爲奴外張二張魁俱著解交刑部照例治罪並著通諭各省督撫嗣後務

當身爲表率以化民敦俗爲要務督飭所屬認真訓
誨于聽斷詞訟收納錢糧與部民相接時隨時隨地
將天理國法之且畏身家性命之宜保愷切曉諭使
知交相儆戒勉勵良善庶暴戾之氣得以漸消而民
俗或臻敦厚方亦無負臨民之任督撫等其共加策
勵整治民風以副朕諄諄訓勉至意欽此

殺死一家三命倘有一二人受傷照保辜限期內身死卽照四命辦理。

刑部奏據河南撫梁 題鎮平縣張文義殺死范守用之子范狗等一家三命并砍傷范造一案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緣張文義與范守用佃種王念祖地畝鄰近居住范守用父子人衆做工勤謹王念祖相待甚優張文義不服以范守用有意討好欺壓時向爭角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范守用門首草堆被燒疑係張文義挾仇放火與子范造范狗

范三范四節次辱罵張文義被誣不甘益懷忿恨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范守用因家內乏柴牽子范造
出外檢拾柴火適見張文義在門首磨洗劊刀觸起
草被燒燬復又指罵並稱訴知田主將其毆逐張文
義放刀爭論范造帮護聲言與伊拚命尙有兄弟三
人張文義一時恨極起意將范造兄弟一并殺死洩
忿卽轉身携取劊刀范造逃跑張文義趕上用刀砍
傷其右肩甲脊背左臂左肱肘等處昏暈倒地張文
義見其已死住手維時范守用跑開喊救范狗范三

范四跑進屋內張文義趕入用刀砍傷范狗范三

范四跑進屋內張文義趕入用刀砍傷范狗偏右倒地復連砍其左右手范三哭喊張文義砍傷其偏左又砍傷范四腦後均各斃命趙良功等聞喊踵至將張文義獲住報縣驗詳飭審研訊供認不諱嚴詰堅供實係一時忿殺並無同謀加功之人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張文義因范守用口角微嫌輒敢逞兇砍殺其子范狗范三范四一家三命並將范造砍傷不法已極將張文義依律凌遲處死先行刺字犯妻張陳氏擬發伊犁等處爲奴聲明范造傷痕尙未平復

如果醫治不痊另行照例辦理等因具題前來應
如該撫所題張文義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
處死律凌遲處死該撫疏稱張文義之妻張陳氏子
張六張當並非同謀加功張六雖出繼親伯張恭爲
嗣但係克犯孽種不使輕縱陳氏張六張當均依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並不同謀加功者發附近
充軍例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
張六張當年未及歲照例免刺查范造傷痕尙未平
復如醫治不痊被殺已在四命以上范守用又係絕

嗣再將張六等另行照例辦理其女年甫二齡給與

嗣再將張六等另行照例辦理其女年甫二齡給與
陳氏帶往配所該犯並無財產應毋庸議趙良功楊
可桂勸阻不及應與無干之人一并省釋等語查例
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發
附近充軍改發伊犁等處酌撥種地當差又殺一家
四命以上致令絕嗣之案將兇犯同子照數抵罪概
擬斬立決其有浮于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
以其幼者同妻女改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又保辜律
載金刃傷限三十日破骨者限五十日又例載金刃

傷餘限十日破骨傷餘限二十日各等語此案張文
義殺死范守用一家三命並將范守用長子范造砍
傷如范造亦死則該犯應依殺一家四命以上例凌
遲其子均應斬決該撫因范造現尚未死是以將張
文義照殺一家三命例擬以凌遲處死其妻子問擬
發遣雖首惡之罪至凌遲無以再加而其子則有發
遣斬決之分倘發遣後受傷者復死則提回辦理中
途恐或疎虞若監禁等待又無一定之期查保辜限
止載鬪毆而殺一家三命及一家四命以上者均不

主犯畏威以化等王祀原應決不待時無庸再予寬

在此限誠以此等正犯原應決不待時無庸再予寬
限惟是兇犯之子既有發遣斬決之分若不予以定
限設遇有已殺三命尙有一二受傷未死者若將兇
犯之子遽照殺一家四命之例擬以斬決而受傷者
醫痊則似過重卽擬以發遣而受傷之人或死又不
免失之輕縱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凡遇此等殺
一家三命受傷一二人以上者令該印官于相驗時
務將受傷人之傷痕詳驗是否金刃有無破骨明立
案宗一面將正犯招解該督題請正法一面將其

子嚴行監禁照依律例正餘各限保辜如受傷者死于限內卽將其子按所殺之數照例擬斬 題請正法如受傷者果能醫痊再將其子同其妻照例發遣如此明立限期庶有遵循而定議不致參差如蒙

俞允所有張文義之妻子卽行令該撫照此辦理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旨張文義著卽凌遲處死向來殺死一家三命以上案犯將其子嗣俱照例分別辦理今彼旣殺其三子俱絕嗣其一僅存者生死且未可定而亦無嗣此等克殘

之犯旣絕人之嗣不可復令其有嗣自當不留遺孽

之犯既絕人之嗣不可復令其有嗣自當不留遺孽
方足蔽辜嗣後凡殺死一家三四命以上者不拘死
者之家是否絕嗣其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俱著
送交內務府一體閹割以示懲創所有張文義一案
卽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

拒姦不從立意殺死未經敘出情由部駁審明
仍照謀殺斬候

刑部議覆廣東巡撫圖 題英德縣民劉二因姦致
死林羅妹一案前據該撫以劉二與林羅妹和姦後
因拒姦殺死將劉二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等
因具 題經本部以案多疑實罪關出入若死者素
果被姦則定擬尙不爲縱倘死者實係良民則以例
應斬決之犯而問以監候之罪不惟死者抱不白之
冤而兇犯竟得遂其避就之私逐條駁令確審去後

茲據該撫疏稱查部駁情節委員復加研鞫如奉
劉二于九月與林羅妹雞姦至十二月被殺爲時不
爲不久姦情雖曖昧不能人人見聞而踪跡往來不
能瞞衆人之耳目一節據劉二供稱林羅妹父親林
日翊同在村內開窑燒瓦生理外有小屋一間給伊
獨自居住林羅妹常至閒坐因此與之雞姦爲時實
有兩月行姦時雖無人撞見但往來踪跡同村之人
都會看見實不能瞞人耳目訊之鄰佑劉朝祐鄧上
秀僉供劉二先與林羅妹親密林羅妹常到劉二家

往來有時就在劉二家吃飯伊等與附近鄰人都是
看見各等語此節誠如部駁林羅妹往來踪跡不能
瞞人耳目已據劉朝祐等供明有據又奉駁資給錢
文使用尤不能瞞伊父之知覺今聞全招屍父林日
翊伊子被殺後詢之劉二說因與兒子雞姦後被拒
絕懷恨致死而伊子之有無與劉二雞姦之處則供
不知其于伊子有錢使用曾否經見並未訊及一節
查劉二資給林羅妹錢文屍父林日翊曾否經見原
審並未訊及實屬疎漏現訊劉二堅供與林羅妹雞

姦實給過錢四百五十文後到十月初間無錢資給
林羅妹卽與疎淡二十七日伊見林羅妹走過邀其
進屋續好林羅妹堅拒不從反行辱罵伊見林羅妹
薄情曾將資給錢文情由當面指斥有鄰人劉朝祚
在場攔勸可証卽林羅妹父親林日翊也聞知趕至
吆喝叫林羅妹回窰詰出姦情次日就逐伊出屋不
許在窰外居住是時林日翊已知姦情並不是殺死
林羅妹之後纔知道林日翊原供不知何時通姦是
不知通姦日子並非竟不知情等供質之鄰佑劉朝

祐供亦相符此卽劉二資給林羅妹錢文伊父早已
知情業有確據似非捏飾又奉歐鄰佑劉朝祐等所
供止稱于劉二砍傷林羅妹身死見而捉往拉投其
父盤出雞姦之情其于伊二人平日往來之踪跡有
無可疑亦未訊明入供一節訊據劉朝祐鄧上秀供
稱林羅妹先與劉二往來情密隨後疎淡情形實屬
可疑十一月二十七日劉朝祐自寮回家聽得劉二
與林羅妹爭罵走出攔勸及林日翊詰出姦情把劉
二趕逐出屋伊等都是知道十二月初二日早伊等

往趨麻步墟見劉二把林羅妹砍傷身死當卽捉獲
拉投林日翊查問致死根由劉二自認與林羅妹雞
姦後被拒絕懷恨致死林日翊就投交地保解送前
縣傳喚伊等質訊止把當日口實情形供報林羅妹
先與劉二雞姦後因無錢拒絕情由因劉二已經供
認屍父林日翊又別無說話前縣並未向伊等查問
故此未經詳細供明等語是劉朝祐等所供林羅妹
與劉二兩人平日往來踪跡實屬和姦相應訊明敘
入又奉駁再查屍格死者之曾否被姦又未驗明填

報是死者之素與和姦拒絕被殺俱屬該犯一面之
詞一節訊據仵作朱復刑書陸緯璋供稱當日跟隨
本官往驗林羅妹屍身仵作朱復驗明該屍刀砍顙
門等處傷痕之後復驗林羅妹冀門寬鬆並不緊處
與屢次被姦情形相符當經朱復照驗喝報刑書陸
緯璋亦照填單附卷後因敘詳通報陸緯璋檢查洗
冤錄內並無相驗冀門法則歷辦男子和姦被殺成
案均不聲敘相驗冀門情形不敢冒昧入詳故將此
節刪去等語當查縣卷仵作原報屍單內果有冀門

寬鬆不繫奏字樣核與刑書件作之供相合此節林羅妹先被劉二雞姦業經作作驗明喝報填單附卷該縣任聽刑書刪節不敘實情殊屬疎漏又奉駁死者年僅十五時方五更尙在黑夜無人之地鄰佑人等又到在死者已死之後謂非劉二因見林羅妹年輕圖姦未遂致死滅口已難憑信一節訊據劉二供稱先與林羅妹雞姦後被拒絕心懷忿恨十二月初一晚從林日翊屋前經過聽聞林日翊呼林羅妹次早往麻步墟雇人工作觸起前恨起意前往中途將

林羅妹致死洩忿又恐去遲不能相遇故于初二日五更時分攜帶柴刀先到路邊勘等候黎明時見林羅妹走到伊趕出用刀砍傷林羅妹顙門仰跌倒地希圖滅口又用刀連砍其額顙左太陽身死將刀撩棄想要逃去被村鄰劉朝祐鄧上秀走至看見拿住拉交屍父林日翊投同地保解究是日雖是五更前往等候但林羅妹走到時天色已明並非黑夜當時就被劉朝祐等看見捉住可見不是曠野無人圖姦未遂致死滅口的了訊之鄰証劉朝祐鄧上秀供稱

初二日黎明時候劉朝祐往喚鄧上秀赴圩由小路轉出路邊勘地方望見林日翊兒子林羅妹走至路邊勘劉二持刀趕出用刀連砍林羅妹倒地伊等趕上把劉二捉住查看林羅妹顙門額顙太陽各處有傷就把劉二拉交林日翊送究當日伊等望見林羅妹走到路邊勘劉二卽舉刀向砍並無拉扯圖姦情事當查原招屍父林日翊初供有初二日黎明時候叫兒子起身往圩之語其非黑夜可知劉二刀砍林羅妹身死之時又經鄰佑劉朝祐等在場目觀是劉

二所供並非圖姦不遂致死滅口似屬可信又奉駁
且就該犯所供素與姦好之人卽因無錢被拒有錢
仍可續舊並無深仇大恨亦何至黑早伺之中途立
戕其命一節訊據劉二供稱伊與林羅妹雖無深仇
大恨但伊販賣糖瓜本錢無多俱因資給林羅妹後
見無錢給用不忿前情卽與疎淡心已不甘後欲續
好又將伊辱罵致被林日翊查出姦情將伊趕逐愈
加忿恨這樣無情之人莫說無錢卽使措有錢文亦
不肯再與和好故此乘機殺害等語查鄉愚挾嫌致

死人命其故原不在大小所供懷忿致死根由亦屬情理以上奉駁各情節反覆研鞫各矢供不移似無遁飾劉二應請仍照原擬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具題前來查此案劉二與林羅妹平素往來踪跡並資給錢文及先姦後拒之處俱係緊要關鍵現據該撫逐一詳訊明確若原題內早爲聲敘自不致殺死素被雞姦之人疑爲因姦殺死良人之犯再律例雖無驗明曾被雞姦人糞門明文但強姦女子則有驗明是否處女之例已

可類推且此案死者既無生供原題內又未將鄰証
及屍父目擊情形詳細聲敘則驗出死者龔門寬鬆
若填明屍格亦可爲素與通姦之據亦不致卽爲駁
飭乃該撫既不將証佐口供據實詳敘又復拘泥不
將相驗情形填入屍格遺漏草率徒致轉輾駁詰拖
累人証殊非明恤用刑之道此案業據該撫將原題
疎漏之處逐一詰明聲敘本部查核情罪尙屬允協
除照原擬題覆俟奉

旨另文行知外應先知照該撫嗣後凡遇有人命案件務

須詳細驗訊錄取確鑿証佐供詞毋再踈漏致干駁詰徒繁案牘可也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咨

攜帶幼孩同行索食毆死先擬闔殺部駁覆審
改擬故殺秋審已過卽請正法

刑部奏據蘇撫閔題如臯縣民吳文魁毆死張六
小身死一案該臣等詳核全案供招吳文魁年已三
十一歲張六小年僅十四歲該犯途遇張六小詢係
懶手工作被父訓責逃出在外該犯以藉工糊口之
人若無所希圖雖懇求攜帶何能管顧聽許同行如
謂張六小許以覓有工主將工錢酌謝起見該犯正
欲尋工卽有雇主當自行承攬又何故轉待懶惰之

幼童受雇傭工得錢使用而先供其飲食此等情節已屬支離且同行甫歷三日而張六小于該犯買飯給與食後走不多路卽索食點心因遣令回歸卽索盤費不給盤費卽臥地詈罵致被該犯毆斃張六小以童稚依人又何敢如此肆索揆此撒賴無已之情必張六小有所挾而不畏此非該犯誘拐不遂卽難保無曖昧別情有心致死以滅其口且該犯如果殺出無心當猝被毆斃之後自應畏懼逃避乃復背負屍身走至張鳳麟田頭欲行撿棄迨被保正查獲猶

敢以殺係伊姪狡賴後經開查實証始吐實供亦恐
有欲行圖賴他人情事總之此案該犯既已聽許同
行何致一時口角輒行毆斃況死者既屬幼稚而肇
住毆傷又屬致命該撫遽以鬪殺定擬種種疑竇碍
難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詳細研鞠務得確情按
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擬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行文該撫遵照辦理去後茲據該
撫閱疏稱飭司提犯來省派委蘇州府知府汪志
伊署松江府知府汪廷昉督同長洲縣田文龍遵照

部駁悉心研審據該犯吳文魁堅供張六小懇求帶
伊幫工該犯初原未允因懇求再四該犯見其年幼
暫時食用無多易于官顧且圖荐引可得酌謝途次
又可令其代背衣包是以允帶同行並無別故如果
有心奸拐斷不以索食黥心卽行毆逐若謂圖姦不
從致斃連日同宿當在黑夜如何轉在白日大路實
無圖拐圖姦情事至背負屍身因前面卽係大河原
欲棄屍滅跡適被保正看見卽捏稱伊姪希圖輕減
罪名亦無借屍圖賴情事反覆究詰矢口不移並訊

據屍親保正供無異詞查張六小年止十四歲該犯
將其拳地毒毆致命太陽耳根身死誠如部駁未便
以鬪殺定擬反覆嚴詰據該犯供稱實因好意攜帶
乃索食索錢纏繞不休業已心生厭惡又因其跟定
哭鬧睡地辱罵誠恐旁人聽見轉疑其拐帶幼童送
官受累追悔忿極起意毒毆其太陽耳根斃命等情
供認不諱查吳文魁致死張六小之處逐一嚴究雖
無圖拐圖姦起衅致死滅口別情亦無借屍圖賴情
事而殺出有心自不便以鬪殺科斷將吳文魁依故

殺律擬斬監候並聲明該犯故殺幼孩例應秋審情
實現在已過秋審之期應請

旨卽行處決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等

語此案吳文魁因張六小懇其攜帶尋工該犯希圖
荐引得錢酌謝允帶同行乃因張六小于途次索食
索錢並睡地詈罵該犯輒心生厭憎追悔忿恨起意
毒毆張六小太陽耳根等處殞命已據該撫委員覆
訊明確實係有心毆殺吳文魁應如該撫所題合依
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該犯故殺十四歲

例應入于本年秋審情實今該省秋審已過未便轉稽顯戮亦應如撫所題請

將吳文魁卽行處斬以昭炯戒至該撫疏稱如臯縣知縣譚大經初審逾限一月以上職名業已原題內開泰所有應斬輕擬絞罪職名承審官係如臯縣知縣譚大經審轉官係通州知州呂燕貽署臬司事蘇松糧道納清額至臣聞不行詳查率行具題相應一併開列職名送部查議等語應俟

命下臣部移咨吏部照例查議臣等會同院寺合詞具

奏爲此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旨吳文魁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已革外委因不讓坐故殺現任外委因犯有病
卽行正法

臣尙安謹 奏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據署
阜康縣知縣富廉詳報已革外委談元扎傷外委王
賓身死一案驗得已死王賓左額角左腮脰有刀傷
二處等情當飭鎮迪道鳳翔提犯確審去後茲據詳
稱談元係甘肅武威縣人在濟木薩營充食名糧拔
補過額外外委後因弓馬生疎于乾隆五十年革退
在本城開小鋪生理與該營經制外委王賓並無仇

隙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晚談元赴外委郭萬年家索
欠王賓在彼坐談並未起讓談元生氣用言村斥彼
此角口經郭萬年解勸而散乃談元回至舖內氣忿
莫釋獨自飲酒數杯至更餘後回家路過王賓巷口
又遇王賓互相詈罵談元逞其酒性卽將身佩小刀
拔出向王賓臉上狠扎兩下登時殞命此外再無別
故等情詳解前來臣提犯覆訊恐有懷挾私仇另有
起衅之端再三研詰與該道所詳無異查律載故殺
者斬監候等語今談元係已革外委卽與平民無異

胆敢用刀扎傷現在外委王賓實屬克橫藐法之極
談元一犯應照故殺律擬斬監候但王賓雖屬末弁
究係職官新疆地方若不從嚴究辦兇惡之徒無由
知儆審訊之時見其面貌黃瘦似有病容若候奉

旨後再行辦理恐其倖逃顯戮臣于審明後卽將該犯談
元鄉赴市曹正法訖謹將審訊供詞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謹 奏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硃批是欽此

故殺姑嫂二命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斬決

刑部議覆山西巡撫鄭 題太原縣民李發富扎傷

和高氏李和氏二人身死一案緣李發富與和高氏

李和氏均無嫌隙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內和高氏之

夫和友曾借李發富錢九千四百文李發富旋往崞

縣生理未經清償五十三年七月初旬李發富在崞

縣聘定妻室因無財禮七月十五日李發富回籍向

和友索欠和友答俟秋後清還李發富不允次日復

向催索和友他出未遇十七日李發富仍往索討和

高氏以伊夫外出答覆李發富不依嚷罵高氏回罵
李發富生氣順拔身佩小刀扎傷高氏右血盆骨右
肩甲右腋脇高氏跑走李發富以和友躲避還錢悞
伊親事一時忿恨頓起殺機復趕上用刀扎傷高氏
脊膂倒地高氏之媳馬氏救護李發富又起意致死
用刀扎傷和馬氏右腋脇右胎膊右耳根和馬氏負
痛奔逸李發富趕至院門適和友出嫁胞姊李和氏
走至攔阻李發富恨其幫護亦欲致死又用刀扎傷
李和氏右肋和氏轉身喊罵李發富復用刀扎傷其

髮際左後肋倒地。和氏之夫李吉見而救護。李發富亦用刀扎傷其胸膛。李吉負痛奔跑。經田玉將李發富獲住。詎和高氏李和氏各受傷深重。當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並無另有別情及蓄意謀害情事。和馬氏李吉各傷均已平復。李和氏出嫁從夫。與和高氏雖非一家。但究係高氏之夫和友胞姊。且李發富以索錢細故。故殺二命。復傷二人和馬氏亦係有心欲殺傷而未死。情甚兇惡。若僅從一科斷擬以斬候不足蔽辜。自應比照問擬李發富除故殺和馬氏傷而

未死并刀傷李吉輕罪不議外應比例擬斬立決

奏請

定奪照例先行刺字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

李發富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斬立決例擬斬立

決
奏請

定奪該撫既稱該犯係比例科罪毋庸斷給財產田王
勸阻不及應毋庸議和友欠錢釀命但念伊妻及姊
均已被扎身死應免置議所欠錢文照追給領等語
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臣等未敢擅便理合恭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奉

旨李發富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卷之四

四

毆死惡丐奉 旨減流追埋未經驗明傷痕訊
無故出革職免罪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十日奉

旨刑部奏審擬王三毆傷乞丐瘤六兒身死一案將王三
問擬絞候並將驗傷未實之副指揮徐恩擬以杖徒
細核此案情節瘤六兒本係無賴乞丐右腿長有瘡
瘡常藉瘡訛詐與王三索錢爭鬧輒先用木棍向毆
復行辱罵王三奪取木棍毆其左腰肋越十三日殞
命是王三因惡丐毆罵情急回毆以致誤傷斃命非

尋常鬪毆可比若將該犯問擬絞候未免過當王三
着于絞罪上減一等改爲杖流仍追埋葬銀兩以示
懲儆至徐恩于痛六兒右臙肋一傷未經驗明固有
應得之咎但訊無故出別情正克亦未至漏網業經
革職亦足蔽辜所有問擬杖徒着加恩寬免其失察
之比城御史亦從寬免其議處欽此

刑部奏據步軍統領衙門 奏送王三將痛六兒毆
傷比城副指揮徐恩並未驗傷保辜追痛六兒因傷
身死又未卽拘拿正克一案奉

旨交刑部欽此欽遵將王三及案內人証解送到部并據
東城指揮李國鄰呈報驗得瘤六兒年五十六歲右
腮腴左膝右膝均有磕擦傷掙傷右膝以下俱有舊
日膿瘡左臙肘有破傷一處深見骨骨折木器傷委
係因傷身死等情臣等提集犯証隔別研訊緣王三
籍隸山西來京在德勝門外開燒餅舖生理乞丐瘤
六兒左腿長有膿瘡時常在街藉瘡訛賴上年十一
月初間瘤六兒至王三舖內賒燒餅共該京錢四十
八文當將烟袋一根留下爲押是月二十一日復至

舖賒食燒餅該京錢三十文瘤六兒僅給錢二十文
并向王三索還烟袋王三不允致相爭鬧經衆勸散
至十二月初一日下晚時瘤六兒又至王三舖內賒
食燒餅該京錢三十文王三向索瘤六兒不給彼此
爭罵瘤六兒用拄手木棍向毆王三奪過木棍推令
出舖瘤六兒橫號在舖門口辱罵詆賴不走王三卽
用木棍向毆致傷瘤六兒左臙膊瘤六兒仍行辱罵
王三氣忿隨拉其兩腿至六條衚衕外致將左腮腴
左右膝等處擦傷王三回至舖內至起更後經北城

副指揮衙門更夫程倉兒瞥見瘤六兒號臥在地詢
知被人毆傷赴坊稟報該副指揮徐恩卽帶同皂役
鄧興等前往該處訊據瘤六兒稱被王三毆傷該指
揮見其腿有膿瘡不能行動當卽交與附近李二伙
房內調養一面令皂役鄧興拘喚王三到署看守時
有瘤六兒之表弟王二光在李二伙房居住瘤六兒
卽將被王三毆傷緣由訴知次早徐恩令皂役白碧
將瘤六兒背至署內并提王三一併訊問將瘤六兒
屢次赴舖賒食燒餅并號地詆賴辱罵王三毆傷其

腿等情供明徐恩查驗瘡六兒係屬惡丐右腿長有膿瘡料係瘡六兒藉瘡圖賴並未週身細看其左膝肘一傷未經驗出當將王三釋放瘡六兒仍交李二火房調養瘡六兒傷重延至十二月十四日早飯時殞命李二赴坊稟報徐恩仍疑瘡六兒係因瘡身死未經知會正指揮相驗查辦次日經番役拿獲王三稟送步軍統領衙門派東城指揮驗明屍傷奏送到部各供認前情不諱查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官員檢驗不爲用心增減

屍傷不實者杖六十因檢驗不實而罪有據者杖六十失出入人罪論又斷罪失于出者減五等各等語今王三因瘤六兒除欠未清復食燒餅不給錢文致相爭罵瘤六兒用棍向毆該犯奪棍推令出舖瘤六兒就地辱罵詆賴不走該犯卽用棍毆其左臙肘越十三日因傷殞命研訊並非有心毆殺亦無賄囑別情王三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副指揮徐恩旣訊知瘤六兒係被王三毆傷臙上王三亦供認毆打屬實乃並

未詳細驗究誤疑惡丐藉瘡訛賴致廉肋骨折重傷
不復查驗保辜遽將王三釋放雖訊明尙無賄縱別
情正克亦未漏網但任意疎忽將例應羈禁之人並
不認真辦理若僅照官員檢驗屍傷增減不實律擬
杖不足示儆應請

旨將徐恩革職照失出人罪減五等律于王三絞罪減五
等杖七十徒一年半雖事犯在本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係職官失出人罪應不准其援減札發順天
府定驛充徒開設伙房之李二並更夫程倉兒及皂

役鄧興白碧研訊並無不合應行省釋屍棺飭令屍
表弟掩埋至失察之巡視北城御史寶業據自行
奏明交部議處應俟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辦理奉

旨

所見集

卷十一

馬

妻因病篤囑夫活埋夫比殺妻擬絞

刑部會看得趙文仲活埋伊妻朱氏一案據直督劉
疏稱緣趙文仲與妻朱氏素相和睦生有三子俱
外出傭工朱氏素患癆症每遇病發咳嗽不止乾隆
五十一年正月間朱氏病發咳嗽苦不能忍急欲自
盡恐投井懸樑不能速死囑令伊夫趙文仲將其活
埋趙文仲同媳喬氏屢次勸慰至三月初八日朱氏
逼令趙文仲用鉄鍬在房西空地刨坑趙文仲正欲
活埋喬氏從外回歸問知情由再三勸阻將坑填平

而止初九日朱氏喘嗽更重死志益堅又向趙文仲
懇求將其活埋趙文仲不理是夜朱氏因喘嗽難過
在炕亂滾終夜不寢迨至黎明朱氏起身復令趙文
仲乘伊媳睡臥未起將伊活埋趙文仲以朱氏死志
已決又見其喘實不可忍遂爾應允卽携鉄鐮撫扶
朱氏扒開前刨原坑朱氏躺臥坑下趙文仲將其掩
埋殞命趙文仲審認不諱將趙文仲擬絞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趙文仲應比照夫毆妻至死
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謹 題乾隆五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奉

旨趙文仲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律應離異罪不至死照律離異罪干重辟照名
分已定科斷

刑部題會看得唐化經砍傷伊妻唐氏身死一案
據湖南浦疏稱唐化經與妻唐氏素相和好乾隆
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唐化經因氣痛發欲渴茶
湯令唐氏燒水唐氏執刀削瓜置之不理唐化經斥
其懶惰唐氏頂撞唐化經走隴用左手向毆唐氏舉
刀砍傷唐化經左手掌唐化經奪刀回砍唐氏左肩
甲唐氏撲隴奪刀致被刀尖劃傷兩手指并左腮腓

唐氏扭住唐化經胸衣搥頭拚命唐化經圖脫用刀
砍傷唐氏髮際帶傷項頸左并劃傷項頸右唐氏潑
賴不放唐化經又用刀砍傷唐氏偏右倒地至晚殞
命報驗審供不諱查唐氏雖係唐化經之妻但同姓
爲婚律應離異並無夫婦名分應同凡論將唐化經
依鬪毆律擬絞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同姓爲婚
各杖六十離異又例載男女親屬尊卑相犯重情或
有子律應離異之人俱照親屬已定名分各從本律
科斷不得妄生異議致罪有出入又律載夫毆妻至

死者絞監候故殺亦絞又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內臣部以民人違律娶蒙古婦女犯姦殺等案辦理未能畫一奏請酌定限期一招欽奉

諭旨民人既經婚娶蒙古婦女夫妻名分已定遇有姦殺等案自應照律辦理何必另立條款等因欽遵在案誠以夫爲妻綱名分綦重至同姓爲婚律載離異者原屬禮不娶同姓之正義凡嫁娶違律罪不至死之案自應按律斷令離異若遇有親屬殺傷罪干重辟者卽應按照親屬已定名分本律科斷是親屬名分

已定不得因違律婚娶之輕罪而轉致夫妻各分于
不論此案唐化經婚娶同姓不宗之女唐氏爲妻業
經生有子女夫妻各分已定不應依凡人鬪殺律問
擬唐化經應改依夫毆妻至死律仍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但恐各省遇有此等案件未能畫一遵辦應請
通行各督撫嗣後一體遵照辦理乾隆五十四年六
月初二日奉

旨唐化經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借債不還致中人押候身故部改監生斥革不
准納贖

刑部奏據兩廣督孫 等奏已革長樂縣知縣丁鍾
在配放債因張承先代張曜廷担認借銀不還赴糧
道衙門控告致張承先押候病斃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律載申訴不實者
杖一百等語此案丁鍾因索債構訟業經南海縣立
限斷追繳敢復赴糧道衙門越訴雖尚無倚恃同鄉
憑空誣告情事但已獲罪問徒官犯在配牟利放債

已屬貪鄙追經控縣斷明卽應聽候追給乃該犯欲圖速得又以張曜廷匿不到案有斷無追情事虛詞越訴尤屬不合僅比律擬杖殊不足以懲貪詐丁鍾應如所奏應比照申訴不實杖一百律杖一百從重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于粵省較遠州縣充配以示懲儆該督等奏稱差役任恒寵將張承先帶候質審雖係奉本官吩咐訊無索詐情事但張承先夜間瘁患風痰不卽時延醫調治亦未便置之不議任恒寵應革役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監生張

曜廷借欠丁鍾銀兩愈限不丁清還文後事端

曜廷借欠丁鍾銀兩逾限不行清還致滋事端若僅
照私債違限不還一百兩以上本律罪止杖六十不
足蔽辜請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監生照例納贖張
廷璧因見張承先被押瘁斃懷疑上控事出有因且
集審旋即供明請免置議高登科已回原籍陝西案
經審明免其提訊以省拖累丁鍾得過張曜廷利銀
四百四十八兩並張曜廷所欠本銀七百兩俱照追
八官欠約二張塗銷附卷何敬界所欠張曜廷銀兩
聽其自行清理等語查監生張曜廷兩次借欠丁鍾

銀兩無完以致原中張承先被控在押病斃負欠肇
衅若仍照例納贖無以示懲張曜廷應革去監生所
之杖罪不准納贖折責發落餘均應如該督所奏完
結再該督奏稱督糧道吳廷瑞子丁鍾控告提訊雖
查無袒庇同鄉情事但不俟原被到案輒向張承先
詰問又不之保候審交差管押請

旨交部察議等語查督糧道吳廷瑞與丁鍾素未識回實
無袒庇情事因錢債細務將原中張承先差押釀命
實屬不合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吏部照例辦理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

日奉

旨依議欽此

吏部議查督糧道吳延瑞於已革問徒知縣丁鍾控
告張曜廷欠項雖無袒庇同鄉情事但因錢債細務
輒據控提訊將原中張承先差押釀命實屬不合應
將督糧道吳延瑞照拘提人犯釀成人命降一級調
用例降一級調用雖有加級應不准其抵銷等因乾
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題二十日奉

旨此案吳延瑞于丁鍾所控欠項並不待兩造到齊質訊
輒將原中張承先差押釀命雖據該督撫訊無祖庇
同鄉情事但因錢債細故該道遽將原中先行提訊
以致張承先拖累斃命吳延瑞竟不覓贍顧鄉情之
意著照部議降一級調用欽此

總兵挾嫌掌打把總致令投河發軍臺効力并
追埋葬銀五十兩

刑部奏署廣督郭 奏已革廣西左江鎮總兵普吉
保任性妄爲掌責把總黎振虔役使催繯致黎振虔
投河自盡審擬治罪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抄出到部查已革總兵普吉保因巡
閱塘汛以署新泰協副將亮福未經親接向把總黎
振虔詢問黎振虔答語不明輒使掌責役使催繯復
怒其潛回本營差與查究以致黎振虔畏懼情急投

河自盡若僅照威逼本律問擬滿杖但以專閫太員
不思奉公卹下乃因例禁迎送繁文苛求釀命實屬
任性妄爲普吉保應如該署督所奏從重發往伊犁
効力贖罪仍照例追銀一十兩給黎振虔親屬收領
該署督奏稱斥革把總曾世瓏聽從掌責係由普
吉保主使已于本案革職應毋庸議供明無干之親
屬兵丁王雲瓏顏仕輝跟隨兵丁陳章屍父黎志高
等分別省釋歸伍新泰協副將亮福不行遠接又不
聽從派弁催趙緯夫本無不合案情已經審定請免

提訊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爲此奏

聞伏乞

皇上聖明鑒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奉

旨普吉保着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並追銀五十兩給黎振
虔親屬收領餘依議欽此

吏縣風如野鐘於蕭聲北

言晉古於善惡卦於學代觀罪並出幾正十兩餘案此

聞於

與府善惡以觀吸新縣河漢矣餘為此

旂員酒後索欠爭鬪刃傷人發伊犁起衅埋曲
亦發烏魯木齊

刑部奏據 東陵總管事務固山貝子弘 等奏
孝陵贊禮郎那興阿與章京克蒙額酒醉喧鬧那興
阿持刀扎傷克蒙額請將那興阿革職同克蒙額一
同解交刑部嚴審定擬具 奏等因清字一摺奉

硃批交該部欽此旋據該衙門將革職贊禮郎那興阿委
員押解並飭遵化州驗得克蒙額左乳刃傷一處深
透肉左肱肘刃傷一處深至骨皮破結痂左手二指

小指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俱有刀口一道又驗得
那興阿髮辮揪落一絡等因咨送到部臣等將那興
阿收禁依律保辜行令克蒙額養傷去後茲辜限已
滿該衙門于十月二十八日將克蒙額送部臣等飭
件驗明克蒙額左乳左肱肘手指各傷俱已平復取
結存卷隨監提那興阿隔別研訊據那興阿供我係
鑲白旗滿洲阿爾蘇哈佐領下人年四十二歲父母
俱故我于乾隆四十一年間由十五善射陞授孝
陵貧禮郎這章京克蒙額與我素日相好上年十二

月十五日克蒙額問我借用貂帽子我以帽子當了
回覆他同我要票自己贖戴我將原當京錢三千三
百文的票子給他拏去贖了到三十七日他仍舊將
帽子照原本當錢將票子還我說他墊了以前的利
錢京錢八百文向我討要我說你自己爲戴帽子贖
用仍舊當了怎麼要我出利錢他不依屢次催討我
總沒有給他今年九月十二日晚飯時原喝了几杯
酒飯後去找真武廟居住的贊禮郎傅綸說話走到
真武廟前有起更天了撞見克蒙額從廟裡出來又

向我討利錢我見他喝醉原支吾說過幾天還他他開口就罵我和他分辯他就拾石塊向我擲打我連忙躲避沒有打着他又趕來揪住我的髮辮往下接按我掙扎不起一時情急用左手拔出帶的小刀向他嚇戳致傷他左乳他將我髮辮揪落一絡鬆手向我奪刀我恐被他奪獲回扎又順手抵扎致傷他的左肱肘時就有傳綸出來拉勸開的至他手指上的傷想是他奪刀時割傷的並無別的緣故是實克蒙額供我係鑲白旂滿洲德順佐領下人年五十三歲

父母俱故我由健銳營前鋒出過伊犁烏什雲南北
方的兵三次共打仗六十九次殺賊七人得過七個
功牌陞了護軍校于乾隆四十四年陞授 孝陵章
京這贊禮郎那與阿與我素日相好上年十二月十
五日我問他借用貂帽他以帽子當了京錢三千二
百文回覆我隨向他要了當票自己取贖算該利錢
京錢八百文我墊出將帽子贖出戴了十七日仍照
他原本付當將票子還他原說我墊出以前的利錢
八百文該他還我他說我爲戴他的帽子贖出又當

不肯認還利錢後來屢次問他討要原是有的今年九月十二日我到真武廟前磕頭因身子不好原買了幾兩酒喝了起更時候我要回家走在廟前撞見那與阿問他幾時還我利錢他說過幾天再給那時我原有些酒醉因他屢次支吾不給生氣斥罵他與我分爭起來我拾了石塊向擲沒有打着他要走開我赶上將他髮辮揪住揜按他就用小刀在我左乳上扎了一下我負痛鬆手將他髮辮帶落一絡我向

他奪刀又被他在左肱肘扎了一下就有真武廟居

住的贊禮郎傳綸出來將我們拉勸開的至我手指
上的傷是奪刀時劃傷的並無別的緣故如今我被
扎的傷俱好了是實等語核與該衙門錄送拉勸之
傳綸所供相符恐有挾嫌預謀情事嚴加究詰矢口
如一似無遁飾查例載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又
拔髮方寸以上者笞五十各等語今革職贊禮郎那
興阿因章京克蒙額問伊借貂帽討票自行贖戴仍
照原本付當索討墊出利錢那興阿不允給還嗣克
蒙額路遇向索那興阿用言支吾克蒙額斥罵并揪

住那興阿髮辮揜按帶落一絡那興阿情急隨拔身
佩小刀嚇扎致傷克蒙額左乳左肱肘并帶傷手指
驗明克蒙額傷已平復那興阿應依刃傷人律杖八
十徒二年係旂人折枷號三十日但該泰員身係職
官輒因細故爭角不顧法紀持刀傷人未便與平人
一律擬徒折枷那興阿應從重發往烏魯木齊効力
贖罪以示懲儆章京克蒙額揪落那興阿髮辮應依
拔髮方寸以上笞五十交部議處但身係章京因借
票贖戴貂帽索找利錢輒首先斥罵起衅并揪落那

興阿髮辮亦未便僅止定擬交部議處相應請

旨革職交旂管束所墊利錢京錢八百文係自圖贖帽戴
用毋庸追給所有臣等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旨那興阿着改發伊犁効力贖罪克蒙額因細故爭角首
先斥罵究係理曲起衅僅予革職交旂管束不足蔽
辜着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餘依議欽此

水手毆彈壓委員照毆本管官例斬決

大學士和 奏據江督書 奏糧船水手候明章等
勒加工價聚眾吵鬧毆傷千總雲天彪審擬治罪一
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核擬速奏欽此抄出到部
該臣等會議得侯明章係紹興幫糧船水手干乾隆
五十三年五月十二日紹興前後兩幫糧船行抵宿
遷利運閘停泊正欲過閘侯明章因該幫搭運緩征
漕米校之往年裝米較多起意藉端索增工錢與全

帮水手姚貴孫廷元楊廣衆侯松林張元宋得阮耀
年裴上倫郭志賢胡忠及在逃之劉四高價王三商
允因向來水手工食總由頭帮定價通帮照數給發
該犯等遂同赴頭帮旂丁朱炳和船上勒令加錢方
肯過關宋炳和無奈每船允加錢三千六百文侯明
章必欲加錢六千宋炳和未允侯明章卽令姚貴孫
廷元楊廣衆侯松林張元及在逃之劉四高價肆行
囂鬧押運千總蔡鸞聞知趕往喝禁宋得沈耀年裴
上倫郭志賢胡忠王三當卽逃走侯明章與劉四等

仍吵鬧不休時有漕標候補千總雲天彪奉委在該處彈壓催餉聞信趕往喝阻不理隨與千總蔡鸞上前捉拿詎候明章輒取船上木棍毆傷雲天彪偏右腦后等處劉四亦用絳板打腰眼一下雲天彪傷重倒地當經千總蔡鸞將候明章扭住該虎營汛兵丁聞知趕至將姚貴孫廷元楊廣榮侯松林張元朱得沈耀年裴上倫郭志賢胡忠十一名一併拿獲其劉四王三高偵追拿無踪千總蔡鸞當將候明章等十一犯押交宿遷縣收禁并驗明雲天彪傷痕延醫調

治經臣與漕臣毓 先行提犯至淮飭委淮揚道成
汝舟淮安府知府劉澐審擬詳解前來臣查紹興前
後兩稻糧船共有一百餘隻侯明章勒加工錢既爲
通帮而起則各船水手勢必跟隨同行斷不止此十
餘人嚴加究詰據供通帮雖有船一百餘隻並非同
泊一處因正欲過閘一時起意加錢止與同泊相近
之船水手劉四等商酌同行其餘相離較遠之船不
及約會是以止有十餘人並稱該犯自知已獲重罪
若果尙有同夥何肯復爲隱匿矢口不移質之雲天

彪亦稱當日止見有十餘人惟侯明章劉四等手隨

彪亦稱當日止見有十餘人惟侯明章劉國下手毆打等語似無遁飾將侯明章依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姚貴等五犯擬遣朱得等擬以枷杖等因具題查例載部民軍士犯罪在官不服拘拿挺身逞兇傷官爲首照光棍律斬決爲從下手者絞監候等語此案侯明章係糧船水手藉稱船內加裝米石起意糾約多人勒加工錢不遂輒與旂丁嚷鬧復敢不服拘拿首先下手將千總雲天彪棍毆多傷殊屬目無法紀雲天彪係漕臣委赴彈壓之員卽與本管官無異

應如該督所奏侯明章照部民軍士不服拘拿逞克
傷官爲首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傳首梟示河干使衆
水手觸目驚心咸知畏法該督奏稱姚貴侯松林孫
廷元楊廣彛張元五犯訊未下手毆官但先幫同侯
明章向旂丁吵鬧後經運弁喝禁不知畏懼仍鬧不
休亦屬不合應干爲從下手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仍先枷
示利運關河岸俟本年回空漕船全數過關再行解
部發遣宋得沈耀年裴上倫郭志賢胡忠五犯訊止

聽糾同行並未幫同吵鬧一經運弁喝禁卽先走散

聽糾同行並未帮同吵鬧一經運弁喝禁卽先走散
尙知畏法應于河岸各柳號兩個月滿日杖一百折
責四十板遞籍管束爲從下手之劉四帮同吵鬧之
高價及聽從同行之王三現飭各屬嚴緝獲日另結
雲天彪傷已醫痊毋庸議等語該督所奏完結仍令
該督將在逃之劉四高價王三嚴緝務獲審擬另結
爲此謹 奏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侯明尊着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凡官差云續拿已亥之婦改婦自戊耶駁乃照

汎官差兵鎖拿犯姦之婦致婦自戕部駁仍照
原擬汎兵絞候汎官發遣姦夫滿徒

刑部奏據臺灣鎮總兵奎 奏稱本年十月初七日
接到刑部議覆兵丁謝澤沼鎖拿犯姦民婦李揚氏
致氏自戕殞命一案查律載威力制縛人私家拷打
致死者絞監候等語係指豪強之徒挾私縛制拷斃
無辜而言若奉官差拿罪人犯由自盡審無索詐嚇
逼別情卽不援此律此案汎兵謝澤沼奉本官外委
沈維海諭令鎖拿犯姦之婦李揚氏致氏自刎身死

謹核案情李楊氏與洪傳祖通姦本屬有罪之人惟
營中汎弁止許稽查窩娼匪類民間姦私詞訟自有
文員究辦本不應越俎多事但此案釀命之由其咎
在同汎兵丁會高升聞開往查被斥挾嫌具稟肇衅
外委沈維海以事隔日久之姦情卽據會高升等稟
詞率行飭差拘拿至謝澤沼奉本官外委令其帶鎖
與會高升等一同往拿如有藉差逼詐情事自應從
重辦理今據該鎮道審無嚇詐各情是謝澤沼惟知
奉官拘拿罪犯並不料李楊氏之畏自戕而李楊氏

之死由于姦情之敗露非由兵丁之嚇詐自不得將

之死由于姦情之敗露非由兵丁之嚇詐自不得將
奉官查緝罪人之兵丁與挾詐逼斃平民者一例同
科至曾高升挾被斥微嫌肇衅固有應得之罪而當
其奉官隨同往拿時如果有索詐情弊李陽氏之夫
兄李奇不難卽時扭稟乃因李揚氏自刎李奇輒將
曾高升王求擅行細縛臺灣民俗本屬刁悍若因此
案係兵丁挾嫌具稟肇衅遂不將擅縛官差之民人
少加懲創恐將來負罪人犯俱得藉端挾制官吏視
捆縛奉差兵役爲泛常刁風亦不可長今該鎮道旣

將因姦釀命之姦夫洪傳祖依例擬以杖徒又將奉
官差拿之謝澤沼依威力制縛人致死律問擬絞抵
並將起事之曾高升與隨同查拿之王求一律擬流
置擅縛官差之李奇於不議揆之情法均有未協應
令該鎮道再行研訊如兵丁謝澤沼等另有藉端嚇
詐及外委沈維海授意詐逼等情自當比例從重定
擬若現訊供情屬實則死係因姦敗露非由詐逼所
致卽應另行妥擬具 奏總之設兵原以衛民兵果
累民則當懲兵民若抗官則當治民務明情法適平

均毋偏重庶兵民皆知畏法而海疆益臻寧謐矣台
灣現值整頓營伍之時案關兵民交涉罪名輕重攸
分臣等未敢因駁飭往返需時懸斷率覆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遵卽監弔外委沈維海及兵丁曾高升王求
等逐加嚴審沈維海曾高升王求等供並無嚇詐情
事與臣等原審相符查此案外委沈維海防守汛地
應查匪類民間姦情當時原應查拿送廳究治乃聽
兵丁曾高升回稟李奇弟婦李揚氏與洪傳祖通姦
已于正月二十五日夜敗露舊事不行移知文員究

辦輒差兵丁帶鍊往拿致滋事端謝澤沼奉差鎖拿
原係指拿李奇卽將李奇拿獲卽可回官乃因李揚
氏撒賴輒將不應上鎖之婦女鎖拿並非本官諭拿
該兵生氣擅鎖以致該氏情急自戕李揚氏與洪傳
祖通姦正月二十五日夜已被本家李浣等捉獲並
非兵丁往稟之時姦情始行敗露是該氏之自戕實
由于謝澤沼之鎖拿曾高升因挾李奇斥責之嫌輒
圖洩忿混稟汎弁懲患差拿致釀衅端臣等以外委
沈維海混聽兵丁回稟事隔日久之姦情並不移牒

究辦卽行斥差拘拿乃不拿姦夫洪傳祖轉拿李奇糊塗滋事以致汎兵混鎖李楊氏釀成人命是以將沈維海擬發新疆應請仍照前擬發遣新疆充當苦差謝澤沼一犯因差拿李奇已經拿獲乃恃差威鎖拿婦人以致李楊氏情急自戕殞命臣等因雖無嚇詐實屬逼迫查臺灣澎湖汎兵屢行藉端滋事釀成重案是以將謝澤沼照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律擬以絞抵謝澤沼應請仍照前引律文擬絞該犯已于六月十八日在臺灣縣監病故應毋庸議

曾高升挾斥辱小嫌圖洩忿恨徂戍汎官差拿肇衅
釀命是以科以爲從于謝澤沼死罪上減一等擬流
曾高升仍照前擬杖流以示懲儆王求一犯原係隨
同查拿臣等前擬與曾高升一律擬流誠屬過重應
遵照部議另擬王求應于曾高升流罪上減一等杖
一百徒三年至李奇因李揚氏自刎將曾高升王求
擅行網縛臣等前擬未將李奇加以懲治實屬疎漏
李奇應遵部議請于犯事處所枷號兩個月滿日杖
一百折責四十板以示懲儆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

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例載和姦之
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忿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
年各等語此案該縣民人李奇弟婦李楊氏與洪傳
祖通姦敗露經外委沈維海差汛兵謝澤沼同曾高
升王求前往查拿將李奇上鎖李楊氏因姦情敗露
出而撒賴謝澤沼將李奇開鎖換鎖李楊氏該氏卽
携利刃自刎倒地傷重殞命李奇卽將會高升王求
拿住各犯既據該鎮道等遵照部覆提犯覆審謝澤
沼差拿李奇已經拿獲乃擅鎖婦人以致該氏情急

自戕卽無嚇詐實屬逼迫仍照前引律文擬絞其滋事釀命之外委沈維海及挾嫌慫恿差拿肇衅之汛兵曾高升均仍照前擬分別遣流等語除罪應擬絞之謝澤沼已經病故不議外應如該鎮道等所奏將沈維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曾高升照爲從律于謝澤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隨同查拿之汛兵王求旣據該鎮道等奏稱前與曾高升一律擬流誠屬過重應遵照部議另擬于曾高升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李奇將曾高升等擅行捆

縛前擬未加懲治實屬疎漏應于犯事處所枷號兩個月滿日杖一百等語應如該鎮道等所奏完結姦夫洪傳祖應照姦情敗露姦婦羞忿自盡例杖一百徒三年獲姦私放之李浣李三貴李典雄均應照私和姦事減罪二等律杖八十折責發落均應如該鎮道等前奏所擬辦理至前奏內稱護理右營遊擊事守備雷鳴揚據外委稟報疑有別情卽應查實具稟雖將汛弁斥革移廳究治但仍據革弁沈維海捏情率行轉稟平日又無約束請交部嚴加議處副將潘

韜係統轄大員亦難辭咎請交部議處之處恭俟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照例辦理爲此具

奏伏乞

聖鑒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母毆死父奉 旨駁飭其子到案時曾否卽行
供出案情查明分別辦理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奉

旨刑部題覆四川省馮龔氏毆傷伊夫馮青身死將馮龔
氏問擬斬決一本馮龔氏着卽處斬至此案馮青之
子馮克應于伊母馮龔氏在途毆傷馮青殞命時因
取火轉回瞥見當卽哭喊龔氏嚇勿聲張令其一同
潛逃該部以馮克應業經該督審明不知父母爭毆
是以未及往救請免置議人子之于父母原有容隱

之例但父之于母尊親雖屬相等然父爲子綱未爲妻綱禮經有母出于廟絕之文是人子之于其父母恩同而分則有間設爲人子者遇其父毆母至死自當隱忍不言原可免其科罪若其父被母毆死卽迫于母命當時未敢聲張至經官審訊時自應據實訴出方爲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此等綱常大義雖鄉僻蚩氓未能通曉但准情斷獄不可不示以等差折衷至當此案馮克應于伊父被母毆死到案時始卽行供出案情自可免議倘並不供明前項案情皆

係審訊馮龔氏而得馮克應卽不得爲無罪亦應酌
加薄罰以示人道大倫該督原題及部議皆于此處
未經聲敘明晰着刑部遵旨行駁飭令該督將馮克
應到案會否卽行供出之處訊明覆到再行核辦欽
此臣部遵

旨駁令四川總督欽遵覆訊去後今據咨稱除將犯婦馮
龔氏處斬外遵查馮龔氏毆傷馮青殞命前據差役
緝獲馮龔氏馮克應到案據馮克應供稱二月初四
日與伊父馮青伊母馮龔氏從廣元縣起身欲回巴

州初六日行至倒石梯地方值天色暮夜伊往前
取火把轉回見伊父已被伊母毆傷身死當卽哭喊
馮龔氏嚇住不敢聲張馮龔氏隨將毆死伊夫實情
供認不諱查馮克應到案之時雖將伊母致死伊父
情由先行供出但當日該役盤獲實因馮龔氏先向
告述始破此案馮克應應請照不應重杖八十折責
三十板等因咨覆到部查妻毆殺夫與毆妻至死罪
名斬絞攸殊是父爲母殺母爲父殺人子處此人倫
之變按律雖均得容隱而其間恩同分異自當示以

等差始不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之大義先據該督
疏稱馮克應不知父母爭毆不及往救請免置議未
將馮克應到案是否卽行供出之處聲敘明縣臣卽
題覆亦遂略而未議及恭繹

聖諭實佩我

皇上獄獄之義精理足折衷至當今據該督咨稱馮克應
于毆死伊父到案後雖將伊母毆死伊父情由供出
但差役盤獲之際實因馮龔氏告述破案將馮克應
擬以不應重杖律杖八十應如所咨照擬發落並請

嗣後如有其父爲母所殺其子到案經官審訊猶復
隱忍不言者較之母爲父殺子爲父隱者不同應欽
遵

諭旨酌加薄罰照違

制律杖一百以示區別伏候

命下通飭遵行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子與人爭毆失跌壓傷伊母身死撫臬錯定正
寃知府被奏揭部 欽差審明子改擬絞決撫
臬革職知府開復

臣胡季堂謹 奏竊臣等奉

命審辦秦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椿呈請所屬平度州招解
張子布踢死妻母羅王氏一案于六月十八日途次
接奉 廷寄

諭旨並該撫長麟審擬定案 奏摺供單發交閱看業將
到彼遵辦緣由 奏覆在案嗣于二十七日行抵平

度州地方詢知羅王氏居住之四甲屯在入城大道之南距州城十八里卽令鄉民領道率同司員馳赴該處看得該屯有東西大路一道村民夾道居住門皆坐南向北有南北小橫街一條中有住宅東西各四家各自爲院房屋亦皆南向鑾王氏家在北頭路西院門東向進院有向南通連草房二間後簷同該院牆俱坍塌計該屯居民十數家內止八家係屬羅家其餘皆係他姓羅姓族鄉人等惟羅升羅德爲近羅升家在羅王氏前院之南後牆北窓直對羅王氏

屋門該撫審出之見証羅劉氏卽係羅升之妻與羅
王氏並不同院羅德家在路東院門與羅王氏院門
相對羅德之南爲羅增家其徐大裕指出之見証羅
元家又在羅增之南與羅王氏相離較遠應訊隣証
多因該撫審辦此案提集在省門俱關鎖惟羅升之
弟羅明羅元之弟羅增妻羅王氏子羅有仁姪羅子
城并羅魁之母文氏羅有良當日爭毆情形伊等僉
稱張子布屢因伊妻羅氏逃跑到妻母羅王氏找尋
時與吵鬧同屯皆知不以爲意六月本係農忙因村

民多往地工作又是日有同村耿宗興之子耿華因患瘋迷在離屯之柳樹上自縊身死在家男婦多往彼解救看視所以止有羅升之妻羅劉氏在家傳喚耿華之父耿宗興供稱伊子實係上年六月初八日巳時因瘋自縊身死核與羅王氏被毆時日脗合似爲可信除男女就近取供省釋外隨令司員摘帶羅明等四人質訊復順道至張子布住居之賴家屯左四甲屯東南相距二甲許有張子布住宅係草房兩間看來家計亦甚貧難勘畢隨將羅明等帶至州城

並據巡撫長 派委員弁將徐大榕郭清芳同案犯
羅有良張子布應訊人証于二十五日押解到州臣
等伏查此案叅革知府徐大榕稱係羅有良誤踢伊
母致斃全以羅有良堂叔羅元之供詞爲憑而該撫
長 審定張子布爲正兇則以羅有良堂姪羅劉氏
爲確切証據因先提羅元羅劉氏隔別研訊據羅元
供稱伊係毆打後回家進屋查看維時羅王氏業已
身死質之羅劉氏亦稱伊因鬪毆在後窓礁看總見
張子布按住羅王氏毆打卽出外尋人勸阻其羅王

氏如何被踢毆斃並未目擊是羅元羅劉氏俱難指
爲當場確實子証而羅有良係徐大榕審出逆倫重
犯張子布供認係該撫長 審定正克尤應嚴加究
訊再三研鞫據張子布供認因被羅有良揪按領脖
在頭上毆打羅王氏毆其兩腿伊向後蹬了一腳不
知蹬着羅王氏何處實未迎面向踢羅有良則稱伊
母實係張子布蹬踢身死伊與張子布在地揪扭滾
打焉能舉腳踏踢以致誤傷伊母實係府裡屢次掌
責刑嚇追究所以誣認羅元亦應府裡掌責刑逼所

以誣証等語臣等查閱該撫原奏供單內稱羅劉氏
與羅王氏同院居住今勘明並非同院又稱王浦係
羅王氏族弟今訊明係伊胞弟且所奏張子布蹬傷
羅王氏小腹今查該州原驗係肚腹並非小腹再圖
結內屍子欄驗未脫中衣安得驗出小腹傷痕卽此
已見其不實不盡至徐大榕呈出供摺內如羅劉氏
所供張子布倒地在先羅王氏尙靠着鍋臺生氣之
語現據羅元供係該府掌責後府役陳立中教令誣
供提審陳立中亦自承認屬實又稱羅明羅魁興羅

元供同今質訊羅明羅魁興堅稱實在不知羅王氏如何被毆前在府裡審訊也是這樣供說並無別故其羅劉氏係羅王氏弟婦曾爲羅王氏張子布媒合成婚並非案外媒婆似此供情失實亦難據以定案因思案經一載屍遭蒸檢犯証供詞俱各游移肚腹傷痕分寸又無憑比對而該撫檢出張子布木器毆打多傷亦應覆加詳檢俾無枉縱隨于晴明時提到羅王氏屍骨飭令隨帶仵作萬成如法排檢並率同司員親加檢視該屍骨時日已久又經蒸刷一遍凡

受傷處所色俱淺淡驟難辨識顙門方骨及臂膊腿脛各骨細驗均有血暈傷痕與該撫原驗無異其左右肋骨多有折斷之處原驗圖格內俱稱係死後折斷正在詳檢間據羅有良忽自行供出伊于張子布

殊此天理豈可不畏

蹬倒伊母聲喚時因張子布掙起要跑伊曾用力向拉以致失跌伊母身上並將張子布帶跌摔過恐壓斷伊母肋條如檢出肋骨折斷必要超究緣故所以先自供明伊前在勞山當道士時曾聽見師父葉姓說過檢骨生前的傷係有紅暈的若係死後就是白

色無紅暈只求驗明等語臣等因取該骨眼同原檢驗之歷城縣件作李文華昌樂縣件作韓萬清令其逐一細檢據件作等檢出左肋骨第六條近後肋有紫紅色血暈係生前傷第七條近後肋有血暈透出係生前折斷第八條近後肋有微紅點係生前折斷第九條近後肋有微紅點係生前折斷第十條近前肋折斷三節近後肋微紅色係生前折斷右肋骨第四條有直裂縫微紅血暈前節無存係生前折斷第五條有直裂紋微紅血暈係生前折斷內惟左肋第一

條右肋第一條及第七第九第十十一各條無故
餘俱折斷無血暈驗明死后折斷屬實當令隨帶件
作萬成覆驗相符臣等復率同司員取檢出有傷各
肋骨向日照看俱有血暈其色淺深不等并照洗冤
錄所載親用絲棉試驗有傷處絲俱微掛的係生前
傷痕臣等以案關人命出入重情不厭詳慎因連日
乍晴乍雨隨又復檢四次無異卽取原驗件作李文
舉韓萬清不敢隱匿遺漏傷痕甘結並詰以前隨該
撫在省檢驗何以不將肋骨各傷檢出之故據供那

時止照供出各傷檢驗看見肋骨多有折斷想因路
遠都是車中挫折一時糊塗不及細檢所以都報是
死後折斷張子布羅有良俱係赤貧人家實沒有受
賄聽囑之事如有別情他們都在案下可以對質是
實并問羅有良從前在省城府州疊次審訊曾否將
扭扯張子布跌壓伊母情節供吐之處據供前因州
裡止驗出肚腹一傷張子布自認蹬踢前後承審各
官只追究如何踢傷所以一向都沒有供出如今想
起我因張子布扭拉我跌在母親身上不知我母親

是死是活那寺爺了兩番母親見命尊還是欲的因總

是死是活那時搖了兩搖母親胳膊還是軟的因聽見

欽差大人要檢骨只得據實供明又詰以巡撫曾經檢骨
你彼時何以不供當日在本府面前又何以自認誤
跌你母致斃又據供巡撫檢骨時我那時在歷城縣
監裡不得知道至在本府誣認誤踢母親的話因州
裡驗出踢傷府裡總說是我踢死刑逼不過只得隨
口混認並非實在供情臣等伏思羅有良既有跌壓
伊母情節張子布從前何以肯不供指並加詰訊據

張子布供因驗出肚腹的傷致死我原蹬了一腳所以那樣供認從前官府審訊時只問如何踢死丈母我也只分辨腳蹬一下所以一向沒有供到這話知今羅有良自己供出這是實有的事不敢謊供等語並令羅有良與張子布將當日如何揪打滾踢各情形一一比試據該犯等同供羅王氏被蹬仰面倒地頭向東南脚向西比彼時羅有良扭拉張子布係從伊母身左摔滾至身右核之現在相驗左肋折傷多處右肋僅傷兩條其着傷輕重情形亦屬確鑿是張

子布設登土復世系故命尚未即死羅有良跌墜伊

子布毆蹬肚腹雖係致命尚未卽死羅有良跌壓伊
母致斃毫無疑義隨傳屍女潘羅氏楊羅氏同羅有
良將屍骨各傷指給閱看該犯羅有良知已檢出跌
壓折斷傷痕意欲翻悔不但肋骨多傷狡供方能指
出卽張子布所毆臂肋腿跨顙門方骨各傷亦不能
辯認屍女潘羅氏楊羅氏則稱看肋臂骨脛骨及左
右肋骨俱有傷痕取具甘結存卷時值隨同該撫原
檢官濟東泰道歸朝煦泰安府知府宋思仁武定府
知府唐若瀛俱經調取來州因將現在檢出肋骨各

傷令其公同看視據歸朝煦等稟稱隨同詳看無異
從前未能檢出疎忽之咎實不能辭並訊據徐大榕
供該州招解此案疑竇多端節次提訊據羅有良供
認悞踢伊母身死彼時因案關出入稟請臬司及巡
撫親訊將張子布定爲正犯遂將叅員叅革心懷不
服所以遣姪赴京呈控後巡撫覆訊時因案已在京
具呈叅員恐遭逼勒依巡撫所審出具親供畫押仰
蒙

皇上天恩

欽差大臣秉公研訊審出羅有良自吐供情并檢出肋骨
多傷以羅有良定爲正兇張子布並非正兇不致冤
抵叅員已輸服並無他說至從前未能將實在情節
徹底根究只求治罪等語查此案該撫長 因革府
徐大榕審與該州原報兩岐至省稟明前任臬司未
能剖斷卽親提人犯至省及帶至德州途次審訊卽
提屍骨督同道府等官親加檢驗尙屬認真但于案
內多未確實其羅有良跌壓伊母致傷情節旣未訊
明又未將肋骨生前折斷之傷檢明以致罪有出入

究係因何錯悞應行令該撫先自明白廻奏至同該撫檢審之道府歸朝煦等雖非專委承審之員但是否聽從長隨聲附和抑或有意開脫朦混均應請旨解任以便究訊至兖州府知府高官璽會與武定府經前任臬司甘委令會審因羅有良並認誤傷其母究無確供並請提卷另訊乃甘並不卽令該二府詳究明確遽自提訊以致犯供翻異並未定案成招其屬罪有應得已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雖所訊供証未確而指定羅有良爲正兇並無錯誤統俟究訊

明確同正案一千人犯另行分別擬議奏

明確同正案一千人犯另行分別擬議 奏

聞請

旨外所有審明確情與該撫先 奏原案互異之處理合
奏明所有臣奉

命馳往該處秉公審擬緣由謹恭摺據實奏

奏爲此 奏聞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謹

奏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奉

硃批如此悉心秉公審明實屬可嘉有旨諭部欽此

臣胡季堂等謹

奏竊照山東平度州民羅有良因與張子布互毆將張子布扭拉致羅有良自跌伊母羅王氏身上壓傷肋骨身死一案先經臣等仰蒙

皇上節次訓諭虛衷研鞫據羅有良自供壓傷伊母實情當經驗明羅王氏屍骨兩肋多有生前折斷重傷委係羅有良跌壓傷斃業將查勘驗訊得實情節並將隨同該撫驗訊之道府歸朝昭等奏請解任究訊

奏蒙

聖鑒在案臣等奉

命前往審辦並蒙

皇上披閱該撫奏摺以所審情節疑竇甚多將緊要關鍵節奉

諭旨逐層指示將原摺供單發交閱看臣等欽遵查訊得悉前情俱在我

皇上洞鑒之中當經臣等據實奏

聞並將隨同巡撫檢驗之道府歸朝煦宋思仁唐若瀛
請

旨解任究訊今提該道府等以當日隨同該撫檢驗時何以將肋骨折斷重傷遺漏而歸朝煦又係該撫督同審辦之員恐有朦混迎合情弊各加究詰據歸朝煦宋思仁唐若瀛同供我們隨同巡撫檢驗彼時看見肋骨折斷處件作喝報係棺內碰折是日濃陰未及細檢以致疎漏今蒙檢出折斷肋骨血暈我們隨同細看無異實是糊塗草率咎無可辭又據歸朝煦供稱前任臬司甘審訊此案因徐大榕不服巡撫率同司道親自提審究出尙有羅劉氏見張子布毆打

羅王氏多傷情節着提嚴究適巡撫催趙漕船至德州將一千人犯提往行署訊辦我並未隨往後巡撫檢驗屍骨將徐大榕奈 奏革審司道等隨同覆審羅有良張子布均未將拉跌壓傷情由供出我們誤以此案傷証確鑿巡撫審擬並無疑義當卽公同會詳備案並非朦混迎合是實並傳登萊青道奇明到案隨以此案係所屬之地方有此等府州審辦互異重案豈竟毫無知覺且該撫提審時伊現署臬司何以卽同歸朝煦等率行會詳並不悉心推究是何主

見向其詰訊據供此案郭知州招解到府經徐知府
看出疑竇押犯進省稟請甘臬司親審係張子布踢
斃羅王氏徐知府不服後巡撫親提審定張子布爲
正克將徐大榕泰奏革審時我尙在萊州府到五
月二十八日調署臬司隨同巡撫覆訊盡供張子布
供認確鑿並無翻異我信以爲實是以公同會詳至
羅有良與張子布扭拉哄壓伊母情節羅有良張子
布俱未供及此案係我所屬地方之事我又現署臬
司未能究訊得實實係昏憤糊塗再無可說等語臣

等案全案犯証反覆究詰俱各矢口不移是此案
始由泰革知州郭清芳不行親驗遺漏多傷首先妄
指正究繼因前任臬司甘定進疊次委審既不令原
稟之徐大榕會辦又不令覆審之武定袁州二府詳
究切實旋自提訊漫無主見僅以回稟巡撫了事後
因該撫親提驗訊急于定案而隨同驗訊之道府又
不認真勦辦以致錯悞均有應得之咎除該撫長麟
業經自行 奏請治罪候

旨遵行外其餘各員自應同案犯一併分別議擬查律載

子孫過失殺父母者擬絞立決又律載子毆父母者
斬殺者凌遲處死又買大功以下親爲奴婢者從凡
人和畧法又例載和誘知情爲從及被誘之人俱減
等滿徒又律載檢驗屍傷不親臨檢視及不用心檢
驗屍傷不實致死根由不明者正官杖六十吏典杖
八十件作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減者以失人罪
論又囚未決放聽減一等名等語此案羅有良因妹
婚張子布向伊母羅王氏追問伊妹羅氏下落爭鬧
被毆該犯見而趨護揪張子布毆打復因其蹬傷

伊母倒地掙扎欲跑該犯慮其跑脫力向扭拉先自
閃跌伊母身上伊身在上以致壓跌伊母身上致傷
肋骨殞命查謀故毆殺父母罪均應凌遲處死今羅
有良因救母而誤斃母命雖係思慮所不到並非耳
目所不及固未便照過失殺例擬以絞決但因誤傷
致斃較之謀故毆殺逆倫重案情稍有間自應酌量
定擬羅有良應照子毆殺父母律量減擬斬請

旨卽行正法張子布訊明並非正兇其毆踢妻母羅王氏
按律罪應杖徒但羅王氏將已嫁之女私自轉雇與

人傭工情同畧誘卽屬恩義已絕應同凡論張子布
止應照他物毆人成傷律笞四十惟查該犯當日身
受多傷事後又復拖累一載幾致冤抵情屬可憫所
得笞罪應予寬免卽行釋放王浦聽從伊妹羅王氏
將在壻家逃出之甥女張羅氏雇給趙塘家傭工雖
非典賣亦難寬縱王浦係張羅氏親母舅服屬小功
出嫁降服係畧誘大功以下之親應以凡論王浦應
與張羅氏均合依畧誘爲從及被誘之人減等滿徒
律杖一百徒三年但王浦身充鄉約曾于張子布自

伊妹找尋張羅氏時教令伊妹轉到張子布家訛賴
搪塞情節較重應先枷號兩個月滿日定地充徒發
落張羅氏不安其室屢次逃跑致母死非命兄罹重
辟實屬不孝所得杖罪應予的決從重發給駐防兵
丁爲奴平度州原驗件作謝蘭雖無受賄故漏傷痕
情弊但屍身初驗最關緊要該犯身充件作胆敢草
率從事遺漏多傷以致案情不確罪有出入卽所驗
肚腹一傷部位亦屬錯誤情殊可惡未便依律擬徒
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爲奴泰革知州郭清芳

係首先承審之員于本州人命重案既不親詣相驗
僅聽件作喝報一傷填格牽詳又妄指張子布爲正
寃徑行招解以致羅有良幸逃法網是前後審轉各
上司于此案供情未能確切皆由該泰員玩愒所致
未便如該撫原擬僅以檢驗不實照失出律擬徒應
將郭清芳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府差陳立中當
該府徐大榕向羅有良堂叔羅元究問時該犯輒意
圖迎合教令羅元誣供張子布羅王氏先後受傷倒
地情形致徐大榕心疑羅有良逆倫重情現經訊明

羅有良實係正寃于罪名雖無出入究屬胆玩陳立
中應革役卽照獄卒教囚反異以故八人罪論因未
決放減一等律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係衙役教供
從重發往烏魯木齊給種地兵丁爲奴羅元聽從混
供以致失實雖由該革府掌責時致該犯故行誣証
亦未誣指正寃究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覆
驗件作韓萬清李文舉前隨該撫檢驗時並不細心
檢視將肋骨斷折緊要傷痕遺漏以致失出羅有良
罪名本應按律擬以杖六十徒一年但二犯現經檢

出羅王氏肋骨生前折斷重傷使正克不致漏網尙可原情未減韓萬清李文舉均應照件作檢驗不實杖八十律各杖八十徐大榕族姪徐照訊係徐大榕自作呈詞令其代爲進京呈訴尙無不合應毋庸議餘屬無干概行省釋濟東道歸朝煦隨同該撫檢驗遺漏肋骨重傷又于巡撫審定後會同率詳應請

旨革職武定府唐若瀛曾經訊供一次由甘定進不卽交辦詳究遽自提訊尙非該員有意推諉迨後亦未會審定案但隨同檢驗遺漏傷痕實難辭咎與隨同檢

驗不實之泰安府宋思仁均請交部嚴加議處登萊
青道奇明于所屬府州重案漫無覺察迨該撫審定
張子布爲正兇將前臬司甘定進泰奏離任後委
該員署理臬司印務又因巡撫親提覆訊定案卽照
供會詳竟同讐贖實屬溺職應請革職臬司甘定進
承辦此案尙未審詳定擬卽經該撫泰奏離任但
種種稽遲貽悞實屬咎有應得仍請交部嚴加議處
布政使繆其吉刑名事件雖非伊專責但冒昧具詳
亦屬不合應交部議處兗州府高宮璽當臬司面委

訊供一次卽以兩無確証稟請提卷集犯細鞫乃甘
定進因該府有應辦公事遽令出省致未詳悉定擬
迨後該撫親提驗訊亦未檄令該府勦辦尙無不合
應與甘定進僅令在旁訊問一次並未委審之陵縣
知縣汪本莊均毋庸議郭清芳業于取供後據解員
黃景曾申報因患瘡疽身死驗訊屬實並無別故應
毋庸議已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所訊供証既未確
實又誤聽所管衙役教令羅元誣供之語率行爭執
並不虛衷究辦又失察衙役教供亦有不合但指定

羅有良爲正克尙無錯誤應否開復予以議處之處
出自

皇上天恩所有臣等審訊定案議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另繕供單一併進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臣等拜摺後卽率同司員等起程回京恭覆

恩命謹奏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奉

硃批有旨諭部欽此又奉

上諭胡季堂吉慶審明平度州民羅有良與張子布互毆

所見集三卷十一闕

三闕相父母父母

將張子布扭拉自跌伊母羅王氏身上壓傷肋骨身
死除巡撫長麟業經奏請治罪外所有承審各員及
此案各犯証一并分別議擬一摺羅有良因伊母羅
王氏被張子布毆打踢傷倒地該犯恐張子布跑脫
力向扭拉先自閃跌伊母身上致伊身上以致壓
折伊母肋骨殞命係屬誤傷致斃本非謀故毆殺者
可比自應諒從未減但伊母究因該犯跌壓身死情
雖可恕而法有難容羅有良着從輕改爲處絞立決
王浦身充鄉約始則教令伊姊羅王氏至張子布家

訛賴塘塞繼復畧誘張羅氏雇給傭工情屬可惡若
僅擬杖徒枷號不足蔽辜王浦着改爲發遣伊犁爲
奴以示懲儆至長麟業經自請治罪已交部核議登
萊青道奇明于所屬府州重案漫無覺察及署理臬
司又隨同巡撫照供會詳竟同聾瞶濟東道歸朝煦
檢驗羅王氏屍身遺漏肋骨重傷又于巡撫審定後
會同率詳均屬溺職奇明歸朝煦俱着照擬革職已
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雖于所訊各犯供証不能確
實但指定羅有良爲正兇並無錯誤且若非該員遣

人赴部呈訴則此案幾成冤獄徐大榕着卽開復所
有奇明歸朝煦徐大榕仍着該部帶領引見餘俱照
胡季堂等所奏辦理摺并發欽此

山東巡撫長 奏竊臣接准

欽差尙書胡 侍郎吉 移咨內開平度州羅王氏被傷
身死一案驗出屍骨多有紅暈并審出羅有良扭拉
張子布失跌伊母身上最後壓傷致死并抄錄原
奏行令臣自行明白回 奏等因臣接准行知悚愧
交深自容無地伏念臣仰蒙

皇上覆幬殊恩畀以封疆重寄乃于人命重案遺漏傷痕
又不能審出羅有良壓跌確供顛倒錯亂反覆問心
實難自道且臣在任三年屢獲愆尤均蒙

高厚鴻慈曲加

寬容稍有人心宜何等感激奮勉竭盡心力仰圖報効今
復于此等草率率混其獲罪尤重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將臣飭交刑部于議覆此案時將臣併案治罪
以爲辜職負

恩者戒臣不勝悚懼戰慄待

命之至謹 奏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旨山東平度州民人羅有良張子布互毆跌壓伊母致斃
一案該撫長麟未經驗出緊要傷痕又不能詳審實
情固屬咎有應得但不過冒昧詳奏尙非有心出入
且此次搶護臨清州姜家庄民捻漫水辦理有方現
已堵閉斷流廂築穩固辦理尙屬妥協長麟着革職
仍留山東巡撫之任並免其交部治罪繆其吉着改

爲降三級從寬留任其隨同檢驗不實之知府唐若
瀛宋思仁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准其開復甘定
進俟到京後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欽此

婆媳與人通姦媳起意將夫謀死媳畏罪自戕
婆應分親母繼母分別予勾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刑部題覆浙江省民人張云濬與邱方玉之母湯氏
妻曹氏通姦商同勒死邱方玉并曹氏畏罪自縊身
死一案將湯氏照親母因姦謀殺子女例實發伊犁
給兵丁爲奴係屬照例辦理但細閱此案情節湯氏
先與張云濬調戲成姦被伊媳曹氏窺破恐其洩漏
誘令張云濬一并通姦後因曹氏戀姦情密商同張

云隆將邱方玉勒死同謀殺死親夫罪應凌遲之曹氏業經畏罪自縊外其親母湯氏雖係尊長致死卑幼因自通姦并誘令伊媳一并姦宿後因伊子碍眼輒聽從伊媳同謀勒斃是與伊子邱方玉恩義已絕設或伊子別無兄弟子姪遂令翁姑及伊夫絕嗣所關甚爲重大查向例親母因姦謀死子女者不論是否造意俱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原以母子倫紀攸關不得與凡人一律問抵若其母身蹈邪淫罔顧廉恥已無夫婦之倫又安有母子之義朕思同一母子

然有親母繼母之別繼母因其子並非已出心懷殘忍謀殺前妻之子情罪自爲更甚親母之於子究係所生卽或因姦致死與繼母自當有間亦應分別辦理近來各省題奏事件民間有逞兇斃命愍不畏法之案出于情理之外然戾氣所鍾自古罕有卽如文言釋坤初六之言可知周時亦有如此亂逆之事設無其事孔子不忍言也今世風日降人心更不如古無怪兇惡之徒竟至藐法蔑倫行同梟獍朕向來遇有此等奏到之件自係蔑倫重案概不加以硃批不

惟不忍而且自慚民間風俗日下既不能導德齊禮
化莠爲良俾不致身罹法網我君臣皆當引以爲愧
惟有明刑勅法重示懲創庶兇惡之徒稍知儆戒使
之勉爲善良朕意各省惟有母子之條除尋常情節
仍照向例辦理外其有因姦起意欲令絕嗣者卽將
其母問擬斬候入于秋審情實卽或伊子尚有子弟
未致絕嗣仍當定擬斬候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其繼
母親母于情實中量予以勾不勾之分已足示輕重
區別着大學士九卿將是否應如此辦理及如何之

處悉心酌議具奏其邱湯氏一案俟大學士等詳議
覆奏再行降旨欽此

聚義再行招自雄壯

欽定四庫全書
其和書凡一案外大學士等特奏

繼母因姦致死前妻子女擬斬秋審情實親母
因姦故殺子女擬斬絕嗣秋審情實不致絕嗣
俱永遠監禁

大學士公阿 奏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部題覆浙江省民人張云濬與邱方玉之母湯氏
妻曹氏通姦商同勒死邱方玉并曹氏畏罪自縊一
案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明刑弼教酌重衡輕以懲淫惡仁至義盡查律載母
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繼母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

監候又定例親母因姦致死親子女滅口不論是否
造意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其繼母因姦起意將前
妻子女致死滅口者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將該婦擬
絞監候如姦夫起意本婦爲從而已故止此一子致
令絕嗣者亦擬絞監候若其夫尚有子嗣發往伊犁
給兵丁爲奴等語誠以母子于所生之子屬毛離裏
天性至親故向例罪至發遣爲奴而止不與凡人一
律擬抵但旣身蹈邪淫罔顧廉恥是已得罪于其夫
又因此而謀殺所生之子甚且致令絕嗣則所關甚

爲重大誠如

聖諭已無夫婦之倫安有母子之義自不得仍照向例僅
予發遣至繼母則其子本非已出雖母子之分相同
而生育之恩有別今蒙

聖明指示既嚴親母因姦殺子之罪又審親母繼母名義
之殊詳示區分令臣等悉心酌議臣等伏思婦女因
姦忍于自殺其子又應復推母子之情寬其殘殺之
罪惟是繼母之與親母恩義本自不同則罪誠不可
無所差別而斬之與絞雖同一問擬死罪究有誅首

縲首輕重之分向例繼母因姦殺死前妻子女僅擬
絞候亦未允協臣等公同詳議嗣後除尋常起衅殺
子之案仍照向例辦理外其繼母因姦將前妻子女
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俱欽遵現奉

諭旨改爲擬斬監候仍查明伊夫如已絕嗣卽入于秋審
情實若尚有子嗣將該犯婦永遠監禁遇

赦不赦至親母因姦故殺子女之案亦不論是否造意俱
請擬絞監候致令伊夫絕嗣者入于秋審情實冊內
進 呈恭候

欽定卽不致絕嗣仍永遠監禁不准援

赦若姦夫獨自起意謀殺其子以便往來姦婦雖未知情
同謀但因姦令夫絕嗣者係繼母發往伊犁給兵丁
爲奴係親母發往各省駐防兵丁爲奴如姦婦果不
知情當時喊救事後告官或伊夫尚有子嗣及姦夫
別因他故起衅自殺其子者奸婦仍按所犯本罪悉
照本條律例辦理其嫡母有犯與親母同嗣母有犯
與繼母同親母因姦謀死子女者不論是否造意俱
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定例原未允協蓋母之子子

雖無問抵之條然家庭尋常事故因倫紀攸門自不得與凡人一律抵罪若身蹈邪淫罔墮廉恥已無母子之義復因姦謀死以致絕嗣則其殺伊子之罪尚小而令其一門宗祀從此斷絕其罪甚大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有親母故殺子女之案如係尋常情節乃照例辦理外其有因姦起意致令絕嗣者卽將其母問擬斬候入于秋審情實予勾或伊子尚有子弟不致絕嗣仍應定以斬候並當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如此重加懲創庶使淫惡之人知所炯戒此亦整飭

風紀明刑弼教之道所有邱湯氏一犯卽着刑部照
此辦理並將此旨載入則例遵行餘依議欽此

